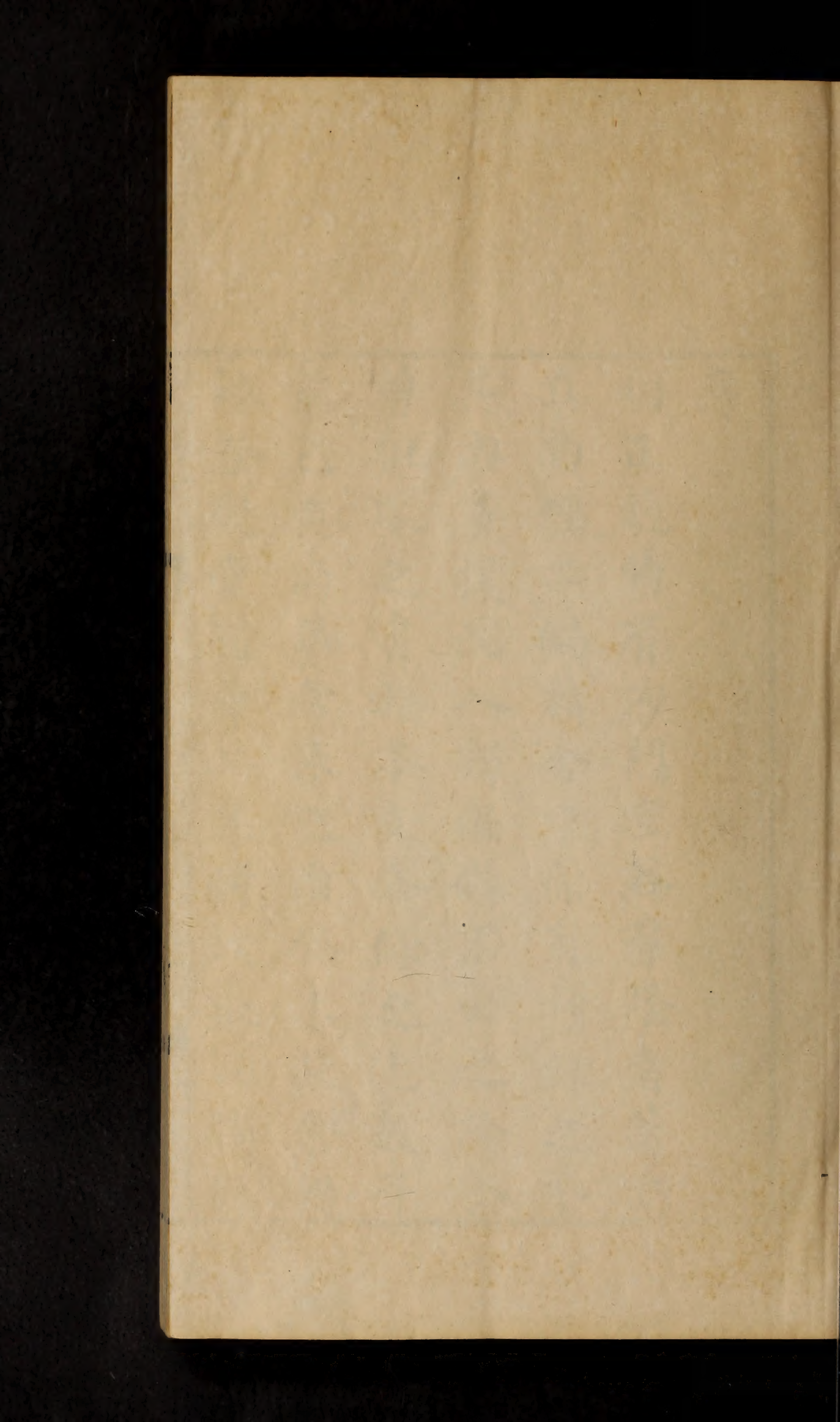
鈔本批駁尚真編











序

明正統時有沙門空谷景隆者著尚
直尚理二編精舍中原有抄録之本
其内多援儒入釋偏僻不公之論余
曾批駁之書於本文各條之上數年
前已與府第常来之僧癸未秋余輯
録澄觀堂隨筆二集時欲取回摘録

入於集中不意此書又被一外省僧人持去覔之不可復得矣去歲夏輯録隨筆三集四集時聊記於四集中嗣因改正方冊漢藏内咒語九月間令人再覔一部詢至廣寧門外之文殊庵有不全方冊藏經一部然其又續藏比精舍所有者多三十餘函覔

其目録。已遺失矣。遂令抄單。標出取覽。見其中南海寳象林沙門弘贊所輯解惑編內。有摘録空谷景隆之尚直尚理編十數則。余遂令人抄録。維時侍從中一人。向嘗售有是編舊抄本一冊。見余命抄。遂呈余觀覽。余既得此全本。因止其抄謄。仍將原經送

回本寺矣但余從前批駁之語不甚記憶故節録其悖戾處復指斥而批駁之作為隨筆續集其尚理編所言皆道教之事是非不可得知遂置之不論也第其原本字畫潦草上格隙地又難容批寫故將此編令人抄録至十二月初間始畢遂將續集中余

所批駁之語。對各條原文書於上格。語長不能容者。抄録粘於各條之後。余再詳閱之。尚有前所批駁未盡者。又書十數條於原文之上格。或分行細字書於原文之下。令歲新春。即令繕寫新本。裝帙貯於精舍之心月齋。以備余之披覽。並示常来府第之僧。

俾其得見是編之全本也。故記其始末，而為之序。

乾隆乙酉元旦後五日

顯親王識

後序

余閱尚直編中。其悖謬之處。不勝其指斥。惟摘錄其乖戾尤甚者。駁正之。作為隨筆續集。其得是編之始末。前序中已略言之矣。至余批駁之由。未經詳言。不得不再為剖示也。夫景隆既為釋氏之徒。見儒者之排佛。即如

明姚廣孝之道餘錄宋明教禪師契嵩之非韓靜齋學士劉謐之三教平心論明翰林院侍詔建安沈士榮之續原教論等書直詆昌黎二程朱子排佛之非可也何以將儒人而牽引於釋氏之中乎乃以濂溪二程揑為本皆學禪誣其得法於東林總禪師

又以温公程子排佛之語。皆為晦庵所造。言之鑿鑿。反覆自文其辭。余因查閱傳燈録。續傳燈録。五燈會元。及本朝僧超永所輯五燈全書等記載。亦從無一言一字及周程得法於釋氏之説。夫濂溪二程本理學大儒。何嘗有學禪之事也。古今讀書者無不

知之而景隆獨造此狂瞽之談其誰信乎適成爲掩耳盜鈴之術耳豈非自欺之甚者哉余既將續集中所批駁之語摘録之書於本文之上或書於每條之後再詳閱是編凡有謬戾之談其原文甚長難以節録入於續集者復逐條批駁之對本文書於上

格。或分行細書於本文之下。均非余好為批駁也。因見其有悖於正道。不可為訓。恐其自誤。遂因以誤人。爰就余所見。以正其誣。俾人知所決擇。不盡落前人窠臼。故再將其援儒入釋之弊。約略之以序於後。以見余指駁之意云爾。至於人之以余言為然否。

亦隨其所見而已矣。余又何必計之也哉。

是歲上元前一日

顯親王撰

尚直編

中吳沙門空谷景隆述

太原王先生名中字克平謂余曰中也聞諸先達曰佛是聖中之至聖佛之教法大道之學也不識晦庵先生之本意何為而排之乞師一言以為啟迪曰據直言之子則有所嫌忌逮欲無言又辜子問但請力學至於擴充之地而無追隘之量然後彼

之長短瞭然可見何待發問而後知乎孟子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不其然歟今夫儒之論道經邦老之歸根復命佛之明心見性皆明道而弘善也書曰為善不同同歸乎治漢牟子曰君子博取衆善以輔其身此之謂也是故達人大觀庶幾明道理識言語烏可死於一人半人之語乎吾輩心宗之學微用文義貫

韓子素不信佛。極口詆排。後貶潮州刺史。俗多猓蠻。民鮮剛雅。因見大顛禪師。頗知禮義。時與往來。亦以表異於衆。故不絕其交際耳。非深敬佛法也。觀昌黎文集中。與孟簡書。仍有排佛更甚之語。此非見大顛後所作者。晦庵所言之說。不問可知。

窮道理而已。子讀萬卷經書。始為通方達士。曰。非一朝而可造詣。吾師於理。明切至當。得相扣也。曰。然則為汝隐然指歸。令汝自見。韓子未知佛法。所以排佛。及見大顛禪師後。深敬佛法。晦庵潛心佛學。可謂博矣。其排佛者。心病也。茍不排佛。則後學多看佛書。凡看佛書。則見其心病矣。由是窒設墻塹。關住後學。令走不出。識不破也。

按朱子語類有云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
心於此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見
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
去胡說試官為某說動了遂得舉時年十
九後年二十四五時始見李先生與他說
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却疑到李先生理會
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只教看聖賢言
語某却將那禪來權宜閣起意中道禪亦

自在。且将聖人書来讀。讀来讀去。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觀此語。晦翁不過少年涉獵。何曾博通佛學也。若精研佛學。豈肯排佛乎。至云其排佛者心病也等語。恣意妄斷。支離之至。

又見明洪武時。翰林院待詔建安沈士榮所著續原教論中有云。朱晦庵所遇之僧。

又非大顛之比。必小有學解。妄稱證得。高不識禪為何事。烏足為晦菴師問哉。且晦菴弱冠之年。未曾親見智人。而杜撰叅禪。不出情識境界。及其再来扣問。添得知解轉多。故云說得煞好。晦菴由是錯解禪意。反將其說。為應舉之資。久久破綻。豈不宜哉。等語。觀此則晦菴當初所遇者。必非見道之高僧可知。所以後觀聖賢言語。便覺

有味○閱釋氏說遂多破綻○夫禪宗○只以意會○不可言傳○若晦翁所見者○果屬大善知識○必指明道路○俾其自悟○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有何破綻可見○亦必不排佛矣○故附録於此○

曰○晦庵墻塹設在何處○曰○指程子云○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令如淫聲美色以遠之○大學中庸序文

之公家禮內所引溫公之語是明明有典册可稽者而云晦庵心之所之是將有作無矣誣賴晦庵妄語之罪

或問諸書註語晦庵語録皆存此意小學有世俗信浮圖誑誘等語文公家禮喪禮篇有云不作佛事復指司馬溫公語註云世俗信浮圖誑誘等語全是晦庵心之所之不是溫公之語如是用心是其設墻塹也所以皮膚之學者偏要排佛纔讀數十卷書心忿忿然遽以排佛為急務嗚呼學至宏博自然通泰排佛之心稍覺輕矣學

而至化。出彼墻塹之外。自知排佛之非。追悔不及矣。當知三教之學。乃至琴碁書畫。百工伎藝。學而至於變化之地。始得活機之妙。不然。則在死殺法裏。蘧伯玉六十而化。始得處心之要。學而至化。卒難得也。曰。學而至化。固難得也。且言墻塹。誰能出焉。曰。能出者。大儒也。未造此地者。恬然受其瞞昧而不知。爭能出也。曰。曾有能出者

觀其所舉諸儒。除真西山外。皆非大儒也。況西山亦未見其深信佛法乎。

乎。曰。有。簡而言之。若屏山李公。石塘胡公。樂軒陳公。希逸林公。西山真公。海粟馮公。松雪趙公。須溪劉公。德機范公。曼石揭公。卲庵虞公。仲弘楊公。大樸危公。天錫薩公。兼善達公。溍卿黃公。廉夫楊公。季廸高公。歐陽元公。斯道烏公。仲舉張公。景濂宋公。叔能戴公。伯溫周公。伯昂葉公。大章徐公。達善王公。君羽錢公。介山王公。性學李公。

廣孝姚公節庵高公儀之王公子啓曾公等是也

司馬温公與元城劉先生曰佛家言天堂地獄且夫實有此否元城曰佛之設此俾人易惡向善耳且鄙行謂天地之外如神州赤縣者八九莊子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凡人耳目所不及安知其無温公動容而服膺自此敬佛温公手書一卷心

濂溪二程，皆理學大儒。何以為佛法中人，又以溫公荀子之言，為晦庵所造。復言通鑑易傳為溫公程子不排佛之証據，狂悖虛之語嘵嘵不已，其偽可嗤之極。

經贈僧復題其後云。退之排佛而稱大顛外形骸以理自勝。且胸中無滯礙。由是觀之。於佛不為無得。而所排者跡耳。已而元城曰。溫公老先生深知佛法。所以資治通鑑未始排佛。溫公著大同集解。禪偈古文孝經旨解。潛虛擬太元等書。皆正直之辭。斷無排佛之語。文公家禮所註溫公之語。虛架而無根矣。濂溪二程是佛法中人。爭

夫溫公程子之言。皆有可據。並非晦庵所爲。且晦庵排佛。直用己說。未爲不可。何必揑造乎。此處屢言溫公程子之言。爲晦庵所造。妄誕之極。

易傳之佳。謂出於濂溪。信然。若云得東林禪師之意。

肯排佛温公程子排佛之言顯是晦庵所造載於二家名下以爲自己排佛之本也道餘録收二程子排佛二十八條晦庵排佛二十一條總是晦庵胸中所蘊不是程子見識程子苟存此見爭能著易傳耶

晦庵之學。直接程子。第程子在晦庵前。程子之言。傳之已久。豈待晦庵爲之更耶。至謂程子苟存此見。便不能作易傳。更屬大謬。蓋易傳。闡羲文之微。與周孔之傳。並無一語涉佛。若謂排佛。即不能作易傳。豈易經爲佛所說耶。悖謬之見。狂瞽已甚。

易傳

辭理俱勝不失東林總禪師濂溪周元公口傳心受之意一模脫出渾無睽舛未嘗有此僻隘之心溫公程子不肯排佛通鑑易傳良可徵也晦庵非惟曲排佛法抑亦曲指溫公程子損其名德也曰程子排佛之語出於程子文集豈是晦庵所造曰橫渠與濂溪同問道於東林總禪師令來橫渠西銘正蒙二書皆有排佛之語二書皆

皆實為張子之書。人皆知之。因其有排佛之語。遂謂非張子所作。而為晦庵打點。此言大謬。從來文人之筆。各有不同。朱子之文。不可為張子程子之文也。且晦庵既排佛。即自具一書。未為不可。何必冠以張子程子之名。以為柄據乎。

是晦庵打點并加註語。集為朱子成書。西銘正蒙排佛之語。未必出於橫渠之口。多出晦庵之筆。程子文集排佛之語。同此籌也。橫渠與周子同問道於東林。性理羣書等。又謂橫渠問易於程子。噫。橫渠年雖少於周子。亦是同時人也。何不問易於周子。却問易於程子。此或實事。亦未可知。或是後人。欲尊程子。矯立此事。亦未可知。

若言橫渠

不知景隆從何處誤為晦庵之語。

與周子。同問道於東林。更謬。按宋儒。周子最先。程子乃其門人。橫渠與程子同時。年不相若。而曰同問道可乎。臆斷時之先後。更為可笑。已而凡著書者。互引此事。汎而說之。是以此事。遍於羣書。遂為實事。豈不見晦庵凡造語。要人信伏。便指為程子所說。嗚呼。證龜成鼈。此之謂也。曰。何由知為晦庵之語乎。曰。言語若謬不出。何以知人乎。曰。既謂知人。濂溪何人也。曰。履德君子也。故無昧佛之言耳。曰。誠

知人矣。夫溫公正人君子。二程子慎德君子。吾知三子不肯謗佛。如保曾參不殺人也。通鑑易傳。誠為證據。

溫公程子排佛之語。載於文集語類中。皆確有可據。非晦庵之言也。資治通鑑。自漢明帝永平八年佛法初入中國。嗣後。凡帝王之崇尚佛教者。皆據歷代史冊直書其事。而溫公雖無訐論其非。亦無稱讚其是。

易傳。係程子發明易理之書。與佛法毫無干涉。空谷景隆。屢引此二書為温公程子不排佛之證據。引證不倫。狂譬悖戾之談。反覆言之。嘵嘵不已。如犬吠蛙鳴。甚屬可厭。可惡之極。故又書此。

曰。晦庵非惟排佛。抑亦排老。此復何如。曰。其於老子之教。初無干涉。故不欲排老。若獨排佛。則有識議。故以二教。同而排之。謂

史記。乃司馬遷所作。非相如也。其言相如所述。甚屬錯誤。

為排詆諸宗。扶樹儒宗而已。曾不知天生三教。推不向前。捺不向後。為世模範。不可無也。如太空之有天地。非天地。則無覆載也。曰。或謂佛學。為九流之墨家。然否。曰。子胡不知也。九流載於史記。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之所述也。此時未有佛法。言墨家者。墨翟也。墨以行事為教耳。佛以大道為教。統天地三教之極祖也。惜相如之不遇乎。

遇則推尊而尚之必有可觀者也曰佛有兼愛近乎墨也曰慈悲喜捨佛之德也豈是溺情汨志之愛乎慈悲之愛者德也溺情之愛者私也韓昌黎曰博愛之謂仁此流於情而混淆也孔子曰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必也聖乎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孔孟非溺情汨志亦非真妄混淆故可與慈悲之愛相表裏嗚呼儒宗以綱常為

先。明道兼之。釋宗以明道為先。綱常兼之。衆人觀之。似乎不同。達人觀之。而實同也。夫既慈愛於衆。以及鳥獸昆蟲者。豈不忠於君。不孝於親。不修道德。不弘仁義乎。凡如是者。未之有也。

曰。晦庵所惡。虛無寂滅之教。新安陳氏曰。老氏虛無。佛氏寂滅。此說何如。曰。虛無寂滅。有權實二義。以權言之。則虛無寂滅。是

空幻之語。凡夫執有，小乘執空，中乘執不有不空。大乘當體即空，不墮衆數。妙有非有，真空不空。不立一塵，不捨一法。縱橫逆順，法法全真。是故大覺世尊，為破凡夫之有，故乃曰此身虛幻，令心寂滅。為破小乘之空，故乃擇其陷於解脫深坑，令求出離。為破中乘之不有不空，故乃責其縛於幻有，令求大乘。此皆善權方便之術也。以實

言之。則虛無寂滅。是萬有之母。出生天地人物。動植飛潛。而至萬法者也。佛教曰。從無住本。立一切法。乃至無有少法可得。然燈佛為我授記。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孔子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

聖人之旨靜即含動之理非虛無寂滅也動即縮靜之藏非出生萬有也儒者聖賢

此禮曰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子思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三教聖賢之旨皆是真常寂滅真空不空初無少異佛說生滅滅已寂滅為樂益令空其妄情也夫天地人物以及萬類皆一氣展縮初無間然展而為陽縮而為陰陰極而陽陽極而陰靜為陰基動為陽體靜極而動動極而靜靜即虛無寂滅也靜極而動動即虛無寂滅

之旨。並無真空寂滅之說。此又推釋而附於儒矣。晦庵本是不欺。爲是說者。毋乃自欺其心乎。

中出生萬有也。晦庵讀佛書。可只見得破凡夫方便語乎。可是不識虛無寂滅是萬有之母乎。可是不識三教聖賢之旨。皆是真空寂滅之理乎。可是自欺其心。持爾曲說疑誤後學乎。所以惡佛老爲虛無寂滅之教也。其脫於大理。豈小小哉。

孔子作春秋。太史公作史記。班固作西漢書。范曄作東漢書。陳壽作三國志。唐太宗

作晉書李延壽作南北史魏徵作隋書劉昫作唐書司馬溫公少微江公皆作通鑑鄭夾漈作通志馬端臨作文獻通考揭傒斯作宋史李燾作宋鑑曾子野作史略宋景濂作元史皆以天地之心為心是曰是非曰非不存私意諸君史筆如秉龍泉太阿殺人活人無偏無黨佛法大道也可尚不可排苟或可排則太宗諸子已排之矣

奚待後世。擅其已意者。曲排之也。

歷代史書。余雖未及徧閱。前人已有評論其是非者矣。豈可比於孔子之作春秋。今無庸一一引證。只摘録其顛倒尤甚者論之。按通鑑綱目。漢獻帝建安四年。書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操遣兵擊之。五年春正月。操殺車騎將軍董承。二十三年春正月。少府耿紀。司直韋晃。起兵討魏王操。不克。

死之。二十五年冬十月。魏王曹丕稱皇帝。廢帝為山陽公。昭烈皇帝章武元年夏四月。漢中王即皇帝位。嗣書丞相亮伐魏。凡六次。乃陳壽作三國志。董承。耿紀。韋晃。俱書謀反伏誅。丞相亮伐魏。俱書蜀諸葛亮入寇。以篡賊為正統。以討賊不克死之者為謀反伏誅。以討賊為入寇。憑臆論斷。任情反覆。滅盡天理。喪盡良心。真亂臣賊子

之徒。其所著述。得罪名教。後世歷代簒弒相仍。恬不為非。皆陳壽之作俑也。惟朱子綱目。起而正之。其有功於世道人心。實非淺鮮。真足繼春秋之志矣。景隆乃謂諸家之史。皆以天地之心為心。殊屬顛倒悖謬之極。又

聖祖仁皇帝論修明史。

聖諭有云。史官舞文杜撰。顛倒是非者。概難

唐太宗時。雖有講經建寺之事。然無害於國政。非如梁武帝之溺於佛教也。安用諸臣之力諫乎。

憑信。元人修宋史。明人修元史。至今人心不服。議論多歧者。豈非前鑒耶。是宋元二史。已有不公之論。何以言諸君史筆。如秉龍泉太阿。殺人活人。無偏無黨也。

唐太宗篤志尚佛。追無加矣。元奘法師沒世之日。高宗顧左右曰。朕失國寶矣。輟朝三日。若謂二帝泥於佛法。然則房元齡。杜如晦。魏徵。虞世南。褚遂良。李靖。董常諸公。

明皇肅宗宣宗俱未見其尚佛尤甚。惟代宗溺於佛教。作盂蘭盆。送寺觀。常高座講誦仁王經。然亦無所譏。又何足稱讚乎。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亦未見其尚佛尤甚之事。惟入記載語錄中。無有大[illegible]

何不力諫葢為君聖臣賢咸知佛法正大之道其有補於政化善利於人所以同遵尚也凡造寺譯經所有記序若非御製則係房杜魏虞諸公所作其文章之謹嚴敬佛之誠篤可謂至矣元宗肅宗代宗宣宗尚佛尤甚代宗指南陽忠國師曰國中無寶此僧乃國寶也宋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諸聖尚佛其尤甚焉相國韓公琦侍郎

仁宗之朝天下道術之最非能淡佛教也。明教嵩禪師其學問文章固當時僧人中之傑出者然而韓琦歐陽修等諸人亦不満開與之往來耳。未見有敬佛尤甚之事也。

歐陽修張端明祕書關彥長章表民員外郎陳舜俞等未讀佛書未知敬佛逮乎明教嵩禪師并鐔津集一出無不歛袵迭稱讚曰不意僧中有此耶非惟空宗通亦乃文格高良史之筆大公之道也諸公自此敬佛後有好佛之甚者禮曰雖有嘉殽弗食不知其味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

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彊也豈不其然乎自晉以来謝安石才德之量經綸之手孰能加焉王羲之識量高古才思逸羣孰能加焉陶淵明性情之正去住之高孰能加焉謝靈運風規瀟洒文章之精孰能加焉崔公羣相天下而天下賢之孰能加焉衡陽龐蘊識見之高道學之勝孰能加焉裴晉公樹大勲業著於盛唐孰能加焉

所舉歷代諸人。同屬儒宿。然學識高出時俗之上矣。

顏魯公具大節義文章書法孰能加焉相公裴公休文章之古道學之至孰能加焉二蘇子黃山谷儒學之至禪學之勝孰能加焉陳忠肅公道學政事高識美德孰能加焉狀元王日休博學智識高明正大孰能加焉未暇廣而論之略言此諸名賢篤志尚佛天下孰不知之此諸名賢道德明敏豈不逮於後世排佛之人乎蓋為意誠

後人之敬晦庵。以其所註之書。皆足以明聖道也。豈註書之人。學者即敬之乎。心病二字。屢屢言之。却又不指出。景隆欲排晦庵。而又不能言其心病何事。語同隱謎。鄙陋之甚。

問此而荅彼。所荅不符所問。令人不解其是何意見也。

心正。公而無私。重於佛聖人之至道也。晦庵多註書。故後學敬之。矧不識其心病。故不擇其言。皆從其說也。曰。六經孔孟等書。論道論仁處。論心論性處。晦庵所註。契於聖賢之心否。曰。曲排佛法之言。輒為辯明一二而已。自餘未暇論之。況各家註書。各據所見。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後人或宗於此。或宗

學詩之論。喋喋不已。與昭問答無交涉。殊覺可厭之至。

於彼各因氣運變化隨人氣量之所取也寧用問焉且如皋陶賡歌於前孔子刪詩於後變爲騷變爲選變爲律與夫歌謠吟頌等體漢魏尚高古晉宋尚雅淡唐人尚音律宋人尚性理此亦氣運之變化也毛詩三百篇多有窮夫窮婦之所作其言簡理備後世夐不可及彼窮夫窮婦豈因二十年讀書學力之所至乎益爲氣運生而

李杜亦唐人也。此云有愛李杜者。愛唐音者。豈以李杜為非唐人乎。語大有病。

然之也元人謂宗於唐詩非於宋詩豈宋詩果不逮於唐乎豈元詩果能逾於宋乎在人好之惡之而已李杜長於意唐音重音律有愛李杜者愛唐音者愛平淡者愛奇崛者嗚呼孰為是乎孰為非乎人之氣量不同爾苟執於小節失於國風雅頌之淳温柔敦厚之實或迷於離巧麗辭而外乎情性之正如是言詩言之奚益書曰詩

問註甚，而此處又恭以作詩，更僞可厭之極。

言志心之所之既失其正形之於言安得其正焉故學不可不求其正也道不可不求其大也曰余問註書師何以引而不發而言作詩二者皆隐然而未詳何也曰詳備言之則露筋骨選詩補註劉坦之謂李太白詩狂簡不逮杜公坦之惟識杜公之學未識李公之學李公已到化而神妙之地其辭章富麗奇偉奔騰澎湃者才力自

識見之未至。妄譏先達之所長。得罪於天地乎。此妄說之咎也數語。是景隆自供欵也。既知此。何以誣謗晦翁嘵嘵言之不已乎。

晦庵謂剉燒舂磨。皆有形質之物也。人形既朽滅。則有形質之物無所施。非謂人無神識也。

然。所謂國清才子貴家富產兒嬌。豈工於造作雕琢鬬飣而然耶。區區後學。安可窺測其涯涘哉。嗚呼。識見之未至。妄譏先達之所長。得罪於天地乎。此妄說之咎也。余知此咎。是故隱然。

晦庵既惡虛無寂滅。又言死者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且無所施。此則虛無寂滅。至於空蕩無歸矣。且如有人卧

卧于武林。乃有形質之身。夢居金陵。乃無形質之神識也。獨知之。而他人不見也。及其醒時。形質之身如故。何曾有夢居金陵之神識乎。安可以死比擬之哉。

人莫有二身乎。

於武林。夢居金陵。與彼親友同席飲食。是時惟知有此飲食之身。不知亦有幻身卧於武林也。夢飲食者神識也。亦名精魂也。凡人思善思惡生死不絕者。即此神識也。死者受苦。剉燒舂磨。即此神識也。人死後。雖神識不滅。然非有形質也。既無形質。則剉燒舂磨。何所施乎。是時惟知有此受苦之身。不知亦有幻身死於人間也。如彼夢飲食者。不知亦有幻身卧於武林

神識雖不消滅。豈有形質乎。若有形質。是人有二身也。焉有此理。○房屋將傾頹。屋中之人先出屋外。固無損也。若人死後。縱然神識不滅。此不滅之神識。豈另有一形質之體。出於此身之外乎。安可以房屋比

也當知幻身猶房屋也神識猶屋中之人也。人既出之不顧房屋。神識既出不顧幻身。晦庵所謂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且無所施。是則惟見幻身生滅。不知神識不消滅也。是猶惟知房屋傾頹。不知屋中之人。先出屋外。渾無損也。此不消滅之神識。隨業受報。出殼入殼。或苦或樂也。不知之者。神識莽蕩。茫然無歸。神識尚

抑之哉。

書紀金縢篇所言。正見[illegible]而不亡。精神昭於天地。與晦庵之言正並行而不悖。何謂其悖經旨乎。景隨手解此理。亦拘泥之至。

爾。況欲明佛性乎。非惟不契佛經。抑亦深悖書經之旨。金縢曰。武王有疾。周公為三壇。告太王。王季。文王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若據晦庵所謂雖有剉燒舂磨。且無所施。則周公代武王之死。形亦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多才多藝。亦無所存。將何以事鬼

歐陽永叔跋韓子外傳之言。余於澄觀堂隨筆四集中。已論之矣。茲無庸再述。歐陽修。素不信佛。與韓愈同。韓愈見大顛後。仍有謗佛之語。見於與孟簡書。歐陽修見明教後。亦未必即有敬佛之心也。

神乎。三王亦將何以受周公之告乎。曰。史書通鑑。師既論之矣。歐陽修唐書五代史。何不言之。曰。歐陽永叔爲史之時。未見明教嵩禪師。是以書史亦無敬佛之意。及見嵩師之後。始有敬佛之心。故跋韓子別傳曰。余官瑯琊。有以退之別傳相示者。反覆論誦。乃知大顛。蓋非常人。余患浮圖氏之盛。而嘉退之之說。及觀大顛之言。乃知子

考之史册。宋十六代主。俱未見有尚佛教之事。何以言宋十六主。聖聖尚佛乎。

宋主本無尚佛之事。無可狀也。狀尚老者。微議其過。非顯揚其是也。

厚不為過也。此時歐之書史已行於世矣。故不言也。曰陳子經宋鑑何不言之。曰宋朝一十六王。合三百十七年之有天下。聖聖尚佛。身為帝王。心為佛祖。傾誠至矣。或時敬老子者。暫爾而已。

宋時並無崇奉佛教之事。自真宗以宰相兼景靈宮使。嗣後大臣官員多有兼領宮觀者。終宋之世不改其制。此非代代奉道教乎。何以言聖聖尚佛。或時敬奉老子者。暫爾而已。殊屬顛倒錯謬之極。

惟徽宗信於林靈素之言。後從老子。子經不

揭氏宋史。李氏宋鑑。曽氏史略。余俱未見其書。宋主尚佛之有無。不可得知。若果有其事。則明成化時所修通鑑綱目續編。凡真宗之供奉天書。建立宮觀。徽宗之崇尚道教。皆無不記載。何無一言及宋主尚佛之事乎。宋時並無尚佛之事。乃嘵嘵言之不已。元時世世尊尚佛教。載在史冊。佛祖通載中亦多有記載其事。而宋濂何無一言及之乎。不知是何意見。更屬顛倒之私。

収宋主尚佛。惟収尚老。爭奈揭氏宋史。李氏宋鑑。曽氏史略。皆収宋主尚佛。行在天下。孰能掩之。劉向序戰國策曰。史氏之法。具記一時之事。辭善惡必書。初無所決擇。劉向可謂知春秋之意焉。夫執筆者。當以天心為心。庶不悖於天理。不誤於後學。烏可倚靠一人半人之心為心。而失天地無私之理耶。嗚呼。佛之道何如哉。老之道何

[illegible]排佛老。晦庵詆斥過當
之[illegible]如其生平著述。千言
萬語。皆教人去惡從善。何
有此人之善念。何有消人
之陰德乎。況儒自爲儒。釋
自爲釋。何妨並立。天胡爲
制變其說乎。縱橫謬戾。試
觀於斯。
陳子經宋鑑。余雖未
見其書。觀通鑑綱目
續編凡記載真宗徽
宗天書道教等事。皆
譏議其過。非讃揚其
是也。然宋主本無尚

如哉。余編尚理編。稍亦言之矣。其有明理者。自識大道之深淺。余不復言也。晦庵排詆佛老。筆於書中。其來二百餘年矣。沮人多少善心了也。沮人多少陰德了也。日後天地氣數。翻變其說。亦未可知。萎漸停其鑑曰。子經取法乎晦庵綱目。嗚呼。既宗晦庵。只合以佛老同一致也。胡爲抑佛而揚老乎。此又晦庵之罪人也。日後或有公而

佛教之事。故不記載。若果有奉佛尤甚之事。亦必記載。譏議其失矣。何以為抑佛而揚老乎。

凡史冊所書帝王之崇尚佛教。皆譏議其過失。無稱揚其善者。本無尚佛之事。無可

無私者。惡其偏見。鳴鼓而攻之。亦未可知也。曰。卯石南著書何如。曰。長邑伯者。區區好事人耳。石南藉邑伯之威而行文藝。故屈節稱為邑伯之徒。以此為立身之計也。凡操文筆。依傍晦庵之意。初無超出晦庵之意。所著之書。依傍陳子經宋鑑之意。亦無超出子經之意。故亦不汲人主尚佛也。噫。子之所問姑置之。吾亦有所問焉。水母

書也。若實有之。亦必書矣。

按此語見列子。當時佛法尚未至中國。不知孔子何所指也。若言托夫子之名而尊

以鰕為目。凡得鰕輒行之。言其行也。雖旦至暮。不逾一里之遙。或失鰕則茫然罔措。鮹鮚以蟹為足。凡倚蟹則行之。言其行也。雖旦至暮。不逾三里之遙。或失蟹則茫然罔措。二物雖得目足之樂。有以異乎。無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既無異。可用知言矣。曰。孔子之時。佛法未至中國。孔子知有佛法否。曰。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

之者是矣。當時似已有佛學。甚不然也。列子。周末時人。漢明帝以前。無一人知西方有佛者。列子何由知之乎。余意謂此蓋晋宋齊梁間人所作。入於列子書中。假孔子之言以尊崇佛法也

漢明帝以前。佛教尚未入中國。中華之人。不知有佛也。孔子雖聖人。亦何以得知佛

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鬳齋林先生曰。此章似當時已有佛之學。托夫子之名而尊之也。西方之人。出於三皇五帝之上。非佛而何。然則佛之書入於中國。雖在漢明帝之時。而其說遍傳於天下久矣。不治不亂。不言自信。不化自行。此三者。實太古之聖道。孔子發明此道。而無私心。惟此一節。亦足以見孔

法爲大道字。

子之聖德也。佛法茍非大道。則孔子已指其非矣。安得稱爲聖乎。佛法教人爲善沮惡之言。與三綱五常。若合符節。實爲世人之福田。明道之大本也。陰翊皇度。補於政化之功。可謂至矣。前宋文帝曰。適見顏延之。宗炳著論。發明佛法。甚爲明理。並是開奬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感此化。朕則坐致太平矣。臣何尚之奏對。其略曰。佛法教

人為善也世人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
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則
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然佛法能為國
家省其刑獄又如此也唐書曰雖為異方
之教無損於理之源韓愈詆排佛老其道
未弘柳子曰佛經與易論語合不與孔子
異道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孝宗曰
佛之五戒即五常也仲尼之道夫何遠之

有如上等語固合天地之心公而無私也曰師謂佛法教人為善省其刑獄曾不知僧亦有過而煩於刑獄也曰三教聖人之道未始不以善法教人後世以法壞法者未免有之安得人人同一制也是故不可以人之不善而責聖人之教焉汝之所見如禾之不穫而責后稷之教耕也藥之不効而責盧扁之教醫也且夫廢耕可乎廢

醫可乎。是亦未思之甚也。

曰。論語曰。攻乎異端。斯害也矣。或指佛老為異端。此說何如。曰。異端者雜學也。孔子謂習於雜學。則害於正道之學。直言而已。且無蘊奥。何以拗直為曲乎。孔子存時。佛法未至中國。孔子惟聞佛之道德。故稱西方有聖人。漢明帝時。佛法纔至中國。孔子已没六百年矣。是故孔子不見佛法也。既

佛法未至中國。中華之人。不知有佛也。孔子何由而聞佛之道德乎。

既言孔子不見佛。指佛何法為異端。何以

人謂孔子指佛為聖
人[illegible]乃自相矛盾乎

不見佛法指佛何法為異端乎佛法既為異端孔子何以指佛為聖人乎老子既為異端孔子何以言曰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是以博問老子之後傳誦其語以示門弟子焉晦庵非惟曲排佛老亦悖孔子崇尚佛老也後世指佛老為異端者圖掩其德設此逢蒙之計也後學自無所燭者未免随人指呼效而言之喚鐘作甕也一

朝學到李屏山林希逸而至景濂大章諸公之地自能識破矣夫佛老者道學也指道學為異端者其為智乎不智乎其為善心乎瞞人乎汝亦理學者猶未識破也曰僧也不耕而食不蠶而衣豈不坐消民利而減其福積乎曰三教九流而至百氏之家皆係天地使然資其所宜致有之也天生其人亦生其禄貴賤貧富數已定分

天理之力大而無敵也密而行之人不可見豈人力能奪天理之力乎其可轉移者有曰皇天無私惟德是輔中國為有三教聖人道德仁義之學故名大國傳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特立於天地間是為中國也苟無三教聖人之學則與蠻貊之邦何以別焉三教之子互相排擊者如廉頗忌於藺子也達人大觀

三教通行者。如蘭子不肯兩虎共鬪。而克樹國家之大本也。曰。道德仁義之學。吾儒已備。何待佛老而後滿乎。曰。道有所司。汝未知也。孔子之道詳而文。老子之道安而謙。吾佛之道大而密。三教聖人各丁其時。出以救世。烏可凡情妄窺測也。漢牟子曰。書不必孔丘之言。藥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愈病者良。子貢曰。夫子何常師之有。

此之謂也。

曰。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僧之去髮毀形。絕其所嗣。亦悖吾儒乎。曰。孔孟取之仁義。不特取之以跡。泰伯遜國而之荊蠻。斷髮文身。孔子稱其至德。未嘗言其不孝。伯夷不娶而之首陽。孟子稱其聖之清者。未嘗言其不孝。吾徒為法忘身。而

取大義也何以報四恩度生死可以弘善道開来學豈不資於大化乎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以跡言之則伊尹滅身有餘之罪理不可逃也以義言之則致太甲密邇先王陵墓而生善心令自悟也及其既悟奉歸於亳諸侯歸之以垂萬世無疆之休也如此巧設方便匡成厥德始知伊尹功烈其大矣哉至於微子徉狂比干剖腹豫讓

此一節。千八百餘言。嘵嘵不已。殊屬可厭之極。

吞炭介子焚身絰史稱其仁義未聞言其不孝是故取之以義可也取之以跡未可也孟子曰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斯言善矣

曰韓子上佛骨表作原道排詆佛老是故推其有功於吾儒師謂不可排佛似不侔矣曰韓子文章雄健以之為功排佛何足推為功也此時尚書孟簡于頔李翺等豈

佛法至中國曾經魏太武周武帝唐武宗滅之不數年而復大興可見滅佛法之不易也以三朝帝主尚不能滅韓愈不過一

為無才德而不能排佛乎蓋為識法者懼故不為也言佛之道無權勢惟以修道尚德為任其感格天地帝王名公賢宰所推尚者天道自然豈求之而得也言不執權勢凡欲排者任彼排之況佛法之權在手帝王臣宰之手欲抑之欲扶之猶握拳展掌而已豈為難乎此時韓子為刑部侍郎而亞卿之權蓋亦重矣排此無權無敵之

刑部侍郎身如何即作論者之時何言滅二其身于外屬不經之論也。余又有批駁之語。文甚謬於葬者。以下所論更屬可厭。

道。豈為難乎。周公輔成王。而王天下。可謂難矣。可謂功矣。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可謂難矣。可謂功矣。毛遂一出。力拒楚王之威。遂令楚王與平原君歃血堅盟。定其利害。合楚魏之兵。以平强秦之戰。致使趙國。重於九鼎大呂。可謂難矣。可謂功矣。藺相如歸璧於秦。力命秦王擊缶以配趙王之瑟。二者皆以盡忠為心。不顧自身。有逆龍

鱗奪虎食之險可謂難矣可謂功矣魯仲連寸刃不施一言之下卻退秦兵以息伐趙之患可謂難矣可謂功矣文中子進策於隋不能用捲而東歸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中說十卷脫類論語其智識也明其處心也正其進退也宜其門人也皆有王佐之才夫如是可謂難矣可謂功矣房元齡佐輔唐太宗

定天下。不矜其功。而善歸人。亦可謂難矣。可謂功矣。魏徵危言危行。諫爭太宗。或有未思之誤。匡而定之。可謂難矣。可謂功矣。排佛誰不能之。牧兒竈婦。皆能排佛。何必謂之功也。既謂韓子排佛有功。汝亦何不效而排之。苟排之。吾亦無阻。晦庵排佛。筆於書中。亦無阻者。晦庵排佛之計。有受惑者。有不受惑者。李屏山而至徐大章等。是

此處引昌黎外傳大顛禪師之語。以為韓子悔過。自此敬佛。深好禪學。又舉韓子與大顛三書。見其深信

不受惑者。嗚呼。吾佛之道。繫乎天地。豈屬世人之凡情乎。曰。師謂不可排佛。又言凡欲排者。任彼排之。自相矛盾耶。曰。言不可排者公論也。排則悖於天地之心。損乎陰德。余特憫而救之也。或不受救。一任排之。余無阻也。韓子為負英俊。有過不復三思。勇心排佛。及見大顛。勇心自息。然後深味禪學。前之排佛。蓋是不知而誤為也。後人

佛法之意，夫昌黎外傳之言，余曾於隨筆四集中已論之矣。茲無庸再述。其撰大顛書，亦不過往來人情之函贊，何遽謂之信服也。況宗陰既言昌黎見大顛後深信佛法，何以又錄昌黎與孟簡書仍不信佛法之語於後，無乃自相矛盾乎。

韓子既見大顛後。其悍然不信佛法仍如故也。何曾有深味禪學之事。宗陰又何必曲為之回護掩飾乎。宋儒以性理著書。無一言一字及禪學。此凡讀書之

以禪學性理著書立言。然後反行排佛。此是知而故為也。冥冥之中。各有前程之定理。韓子上佛骨表。憲宗皇帝大怒。將以詆死。裴度崔羣等上言哀請。乃貶潮州。聞郡之靈山寺。大顛禪師道德名重。三以書請。其一曰。韓愈啓。孟夏漸熱。惟道體安和。愈弊劣無謂。坐事貶官到此。盛聞道德。切思見顏。昨到来未獲叅謁。已帖縣。具人船奉

人皆知之者。宋儒未曾深究佛理。故有排佛之論。非知而故為也。何以又有以禪學性理著書立言。而反排佛。是知而故為也之說。殊屬謬論。

余閱昌黎全集。見有與大顛三書。分行細字考証中。有以三書為偽作者。又有言決為韓公之文。非他人所能作者。各以已之臆見言之。俱不可為定論也。

迎。日夕佇瞻。四月七日。愈上大顛禪師。其二曰。愈啟。海上窮處。無與語者。側承道高。思獲披接。專特有此咨屈。此旬晴明不甚熱。倘能乘閑一至。實為幸也。六月初三日。愈白大顛禪師。其三曰。愈啟。慧勻至。辱荅問。珍悚無已。所示廣大深迴。非造次可量。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得而見耶。如此而論。讀来一百

又有言昌黎外傳為徐君平所作者。此亦

遍。不如覿面對之。愈聞道無凝滯。行無繫縛。苟無所戀者。則山林閑寂。與城隍無異。大顛師論甚宏博。而必守山林。不至州郭。自激修行。獨立空曠無累之地者。非通道也。勞於一來。安於所適。道故如是。不宜。愈頓首大顛禪師。七月十五日。大顛至郡留數日。談論廓達。深有契懷。次日言及上表謂佛為夷狄之教等事。大顛荅之。其略曰。

道聽途說之語。非有確實證據者也。余意謂。此蓋後人見昌黎排佛之非。故作此外傳。假大顛之言。以詆斥之也。

吾聞善觀人者。觀其道之所存。而不較其所居之地。桀紂之君。跖蹻之臣。皆生中國。然不可法者。以其無道也。舜生於東狄。文王生於西夷。由余生於戎。季札出於蠻。彼二聖二賢者。豈可謂之夷狄而不法乎。子不觀佛之道。而徒以為夷狄。何言之陋也。子必以為上古未有佛而不法耶。則孔子孟軻生於衰周。蚩尤瞽叟生於上古。豈可

捨衰周之聖賢而法上古之凶頑哉子以二帝三王之代未有佛而長壽也則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何其夭耶子以漢陳之間有佛法而人主夭且亂則漢明為一代之英主梁武壽至八十有六豈必皆夭且亂耶子謂儒有言仁義忠信而不知佛之言常樂我淨無以異也子既未讀佛書安知不談先王之法言耶昔者舜犬吠堯非愛

舜而惡堯也。以其所常見者唯舜。而未嘗
見堯也。今子常以孔子爲學。而未嘗讀佛
之書。遂從而恠之。是舜犬之說也。佛之與
人子。言必依於孝。與人臣。言必依於忠。此
衆人所共守之言也。子今自恃通四海異
方之學。而文章旁礴。孰如姚秦三藏羅什
法師乎。子之知來藏往。孰如晉之佛圖澄
法師乎。子之盡萬物不動其心。孰如梁之

韓子既然悔過。自此敬佛。深好禪學。何以與孟簡書中。仍有排佛更甚之語乎。

寶公和尚乎。韓子默然良久曰。不如也。大顛曰。子之才既不如彼矣。彼之從事者佛也。而子反以為非。然則豈有高才。而不知子之所知者耶。韓子悔過。自此敬佛。深好禪學。其答孟簡尚書書曰。来示云。有人傳愈近奉釋氏。此傳之者甚也。潮州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

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别乃人之情非求福田利益也韓子哭女詩并序曰去歲自刑部侍郎以罪貶潮州小女道死殯之層峰驛旁山下蒙恩還過其墓留題驛梁云數條藤束木皮棺草殯荒山白骨寒驚恐入心身已病扶

非求福田利益也之下仍有排佛更甚之語景隆雖刪去然見於昌黎文集中景隆言見大顛後自此敬佛深好禪學之語將誰欺乎

舁沿路衆知難。遠墳不暇號三匝。設祭惟聞飯一盤。致汝無辜由我罪。百年慚痛淚闌干。韓子自上表至見大顛講談問禪始末詳備於韓子別傳。舊板韓文。陳休齋文集。晁氏筆記。釋氏通鑑。佛法編年。佛祖通載。稽古略。傳燈統要。金湯編等書。今輙引其略耳。

柳子曰。韓退之排佛。佛不可排。不與孔子

揚雄人品不正。所著太元亦未能見道。韓子文起八代之衰。豈反不如揚雄乎。其所言悖戾已極。

異道。退之學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佛法反不及莊。墨。申。韓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反貴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陳忠肅公。諱瓘。字瑩中。劍川人。公於宣和初奏議其略曰。用釋氏之饒益。而天下莫與爭。用老氏之無為。而斯民休息。釋氏曰。止止勿說。老氏曰。智

周子作太極通書。乃闡易理之精微。先聖

者勿言。孔氏曰。默而識之。此祖宗之躬行。非有言之士所能議哉。公序集古録。引吾宗棗柏大士之言曰。作器者。必有樣。造車者。必合轍。古無今有之法。即是邪道。不可學也。三復斯言。學道之要。不以古聖為樣。皆外遊耳。有問曰。性理之說。古書皆不言。千五百載後。獨周子言之。得非古無今有乎。曰。否。特論者弗知考耳。性理之說。東林

之秘奥。而言其傳自東林。何所據乎。余固不謂東林之非。然禪自禪。儒自儒。何必牽周子入於釋乎。此說亦甚妄誕。

禪師授之濂溪。東林已前。各專已教。未能融會。皇宋已来。涯禪師倡之。始以其詞意。發明易中庸之旨。非古無今有也。公早留心於禪學。為執聞見以求解會。未克發明。後叅靈源禪師。靈源曰。離却心意識而叅。絶却聖凡路而學可也。却被逼責無所用心。晝夜呆坐而已。偶於燕寂間。脱然開悟。述偈曰。書堂兀坐萬機休。日暖風和草自

幽。誰識二千年遠事。如今即在眼睛頭。公
有此省悟。故所論甚明。
漢人有曰。佛經者卷以萬計。言以億數。非
一人所能堪也。僕以為煩而不要矣。牟子
荅之其略曰。江海所以異於行潦者。以其
深廣也。五嶽所以别於丘陵者。以其高大
也。麒麟不處苑囿之中。呑舟之魚。不遊數
仞之溪。剖三寸蚌。求明月之珠。探枳棘之

巢求鳳凰之雛必難獲也客曰佛法至尊世人多病其廓落難用虛無難信也牟子曰至味不合於衆口大音不比於衆耳作咸池設大章發簫韶詠九成莫之和也張鄭衛之弦歌時俗之音必不期而拊手也夫聞清商而謂之角非彈弦之過聽者之不聰矣見和璧而言之石非璧之賤視者之不明矣牟子之言至矣哉夫佛之道大

此論是。余意謂佛氏慈悲。斷無咒人令死之理。若果有此事。此僧之咒。乃邪術也。故自敗。雖然。亦未可必其有無。即如書經武城篇。孟子尚有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之論。何況後人之記載。豈可信為實有乎。

而難入。有識者。有不識者。人之材器不同。不足怪也。

祥符常禪師曰。嘗嘅資治通鑑。稱貞觀中有僧自西域来。善咒術。能令人立死。復咒之令蘇。太宗擇飛騎中壯者。試之皆驗。因以問傅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帝命僧咒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若為物所擊。遂不復

蘇此必好事者曲為之辭何則若使果有是則僧非真僧呪非真呪正謂邪術耳固不足以張吾教之疵也而況斷無此理向使彼自西域遠至長安厥術能死人而復蘓乃不暇自能衛其身對常人無故而僵死雖兒童莫之信也又當是時京城有大德僧慧乘元琬法琳明贍諸公其肯坐視偽僧破壞教門不請峻治乃留帝命傅奕

前引祥符常禪師之評論甚是。但其言已盡之矣。又安用景隆呶呶為哉。

辨耶。佛制戒律。雖春蹊生草。猶不許比邱踐之。恐害其生也。况肯說斷人命。咒傳於世乎。故予謂好事者。曲為之辭。斷可見矣。余謂常禪師言之當矣。太宗明君也。豈不識破彼邪術乎。况貞觀之初。有道德高僧。杜順和尚等十餘人。續有三藏法師元奘。清涼國師澄觀。南山律師道宣等。常居輦下。太宗朝夕聚話。論道無虛日。諸師明通

按此語。舊唐書本傳。及通鑑綱目中。俱有之。

五眼學貫九流。擔荷佛法重任者也。何不破除邪術。而容其馳玩手。傅奕者。隋時為黃冠。至唐高祖武德八年乙酉。從庾儉薦為太史丞。後陞太史令。奕上疏排佛。前後七次。帝皆不報。丞相蕭瑀廷斥之曰。佛聖人也。奕為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刑。奕乃力爭。瑀曰。地獄正為此人設也。是時法師法琳作破邪論。明槩作決對八條。慧

乘作辯正論秦王門下典儀李師政作內德論迭加進之皆引大理證奕之非高祖大悅於是奕疏寢息貞觀二年戊子太宗謂奕曰佛道微妙汝獨不悟其理何也奕曰佛是西方夷狄耳帝惡其言不荅自是終身不齒奕於貞觀十二年庚子秋卒暴而死若謂邪不干正則傅奕不識佛聖人之大道是不明也叛老子之教擅己私曲

排佛法。是無德也。夫如是。安得為正人乎。此事了然可見。好事者粧點瑕疵也。春秋十二公合國之優劣。孔子不加增損。惟於片言隻字之間。抑揚而已。此握史筆之天理也。惜乎温公不加詳審。輙聽訛傳。筆於文籍。後世檢點。理不可逃也。孔子曰。堯舜其猶病諸。而况温公安得無失。晦庵乘此機。便指而言之。筆於文公家禮喪禮篇中。

致令後人不識真偽者益滋於輕薄凡欺心即欺人欺人即欺天安恐為之也君子百行所進殊途同歸胡為汲汲然以排佛為事乎嗚呼佛法之大包羅法界佛法之固重於須彌割亦無傷撼亦無動彼排之者徒自貽後悔於冥冥之中千佛出世之後亦莫能解釋此結也非惟害已亦累祖宗悲哉

易道也者天地本然之理然微伏羲莫能畫卦微文王莫能演文微周公莫能定文微孔子莫能翼象至於繫辭說卦等意然後易道粲然明於天下易道體也畫卦用也三聖之言兼體用而發明也缺一聖則易道不明安可柬一聖之言而棄三聖乎三教聖人共弘大道同於此也安可缺其一焉文中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

之罪也。虛元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或問佛，文中子曰，聖人也。文中子可謂知天地間三教之大體也。至道冲漠，常情難測，理固然矣。宜乎晦庵昧於佛老之道也。楊墨以行事為政，無大道之法言，孟子非之，公非也。後世效顰，曲排佛老，欲求孟子

之風。較之霄壤。夫楊墨一行之士也。佛老弘道聖人也。佛教曰。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老子曰。愛民治國。能無為乎。佛老何常棄於綱常之道耶。三教聖人。鼎立天下。司大道之化權也。既不識佛老之道。是不智也。曲排佛老。是不仁也。孔孟之學。教人學仁義也。讀其書而遺其仁義。輙攻於文藝乎。恃彼文藝。肆於己意。而至曲排佛老。

誤之甚矣喪其心德亦誤後學諸人當自省察而已曰理學類編程子曰釋氏之學極乎高深要之率歸乎自私自利之域此說何如曰佛法以成道為體度人為用佛於三千大千世界無一芥之許不是捨身命救人之地也未能自度先能度人者菩薩之心也惟能自度不能度人者小乘人也是故常被佛責令修大乘世人不知佛

法擅其臆說可乎不可乎
曰理學類編程子曰聖賢以生死為本分
事無所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為怕死生
故只管說不已此說何如曰世人識情繫
縛循環生死莫之能已佛說諸經指而諭
之依法修行悟明生死豈是怕生死乎世
人只見幻身生死不見佛性不生死不知
生從何来死從何去設使欲知亦無所措

手。是以强說此言。修飾而已。大似不得飯喫。强言不饑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原始反終。老子曰。歸根復命。賈誼曰。化爲異類。王逸少曰。死生亦大矣。聖賢豈不言生死耶。此章問端。與前章問端。若是程子之語。則程子見識自納敗闕矣。若是後人謬指程子所說。則玷辱之咎。其在後人也。

按宋史本傳。熹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幹。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為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晦庵大儒。生順死安。其臨終時。舒適

曰。近思録。理學類編。北溪性理等書。皆以凡情度量佛法。乞師明辯之。曰。彼皆不識佛。猜忌而已。世人之心。測度佛聖人境界。不啻太空粟粒。天地毫芒。何足辯也。豈不見晦庵臨訣。困篤自悔曰。到此時節。輸與黃面老子一著。自供欵也。葢欲遮掩心病。盡力攔住後學。不看佛書。意欲滅盡佛法。不顯露其心病。故作感興詩云。誰哉繼三

宋見。載在史冊。宋儒乃捏此[illegible]悔之語。不知從何處得來乎，屬自心病，卒不能指出可笑可鄙。

聖為我焚其書噫亦有不受欺瞞攔不住者識破他矣適之所謂布逸林公黃文獻公景濂宋公等是也惜乎後學被前人指昧佛者為道學之傳不昧佛者不為道學之傳如是籠住後學不敢轉動故不識抱德明理正人君子也嗚呼此之智識欲望林黃宋公何異污池之下望蒼天也苟不能撤籓籬於大方之家破識情於真性之

仁人享帝。孝子享親。愼聞愛見。豈虛設哉。晦庵言形朽滅。神飄散者。惟破愛罪之說耳。以此牽合。頗覺不倫。

府。不免區區縛於常人言語裏。

晦庵謂死者。形朽滅。神飄散。然祭祀是誰受饗耶。周禮禮記。皆以祭祀爲先。祭祀之道。是虛設耶。宜省察之。

唐太宗早聞武后欲壞其成法。故欲殺之。袁天罡曰。殺之則再生人世。怨怒愈深。太宗然之。故令爲尼。建立感業寺處之。貞觀十一年。武氏入宮時。年十四。追二十三年。太宗崩時。武氏年方二十六。不過一宮人耳。無

權無勢。何以能欲壞成法。太宗又何以早聞而欲殺之乎。妄誕無稽之談。不知從何處聽來。余另有考証之語。書於此節之後。天罡謂再生人世。怨怒愈深。晦庵謂形朽滅。神飄散。兩家之言。天地懸隔。孰是孰非。夫天罡明理之人也。豈衆人可同日而語哉。

按通鑑綱目。唐太宗貞觀十一年以武氏為才人。故荊州都督武士彠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宮。○二十二年。殺華州刺

史李君羨。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以武衛將軍李君羨小名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出為華州刺史。御史復奏君羨謀不軌。上遂誅之。上嘗秘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歷數。其人已在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

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爲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按此非太宗欲殺武氏因袁天罡之言而止也若太宗果知才人武氏即其人何以殺華州刺史李君

羨。又問李淳風。欲將疑似者盡殺之。因李淳風之言而止乎。且武氏亦非太宗出之為尼。處於感業寺也。又按通鑑綱目。高宗為太子時。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後。武氏出為尼。居感業寺。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而泣。遂納於宮中。大幸。拜為昭儀云云。景隆之記載失實。故考証批駁之。

曰宋人謂雷擊者陰陽相激偶爾觸死非特然也此說何如曰驚蟄之後二陰在上四陽在下芒種之後五陽在上一陰在下既陰陽相激雷雨交作則合時時相激雷雨不停何故晴雨間然耶當知二氣交運如轆轤之輪互為上下若相激則安能發育萬物乎日月星辰風雲雷雨皆天地體用各有天神主之應時不忒故有祭天饗

地之理風雨均調蒼生善業所感不調時惡業所感非上天無慈心也言雷擊者永樂二十二年台州天封寺維那士弘為雷打死頃焉復甦之自言死去見諸天神教誡曰汝先世為巡檢曲罪一夫枉罹極刑汝能奉佛故未償其命後世為住持僧將常住銅錢潛埋三窖死後遂湮沒之二世罪故今誅惟今世奉觀音大士至誠姑存

之後至宣德二年溺水而死浙右有人印造佛天三界紙馬開張店業店屋楣間平鋪閣板作卧室於閣上一夜觸翻尿器淋漓污馬仍将此馬晒乾賣之本年從店中提出此人雷打死於門前又一貧家夫婦二人有絶糧恐餓之患夫携一鵞入市鬻之得米二斗饑苦迫甚以二升沽酒飲之回至中途醉卧於地被人竊去其米及醒

慞惶歸家妻知之不勝哀苦夫乃投水而死妻曰夫既死矣我何存之亦投水而死明日天雷打死一男子擲置於二屍之旁書其背云竊其米者此人也松江有人為雷打死書其背云十年前與一婦人入寺登塔第二層行婬故誅湖州一女子雨中見諸官吏至門前惟二人入其家如世所畵天兵之狀擒女之兄雷打死於門前始

知官吏是天神也亦有雷打死者家人以屍著衣明日復雷剥去其衣亦有以屍置於棺中明日復雷揭去棺葢如是顯驗每年有之不復多引此數端目擊耳聞者恐身其家人故不言其姓名夫是為天誅也亦有蜈蚣狐狸蛇鼠精怪木與物器附托為妖者雷必打之豈是陰陽相激偶爾觸死乎易曰震来虩虩象曰洊雷震君子以

宋人既用佛法著書。何以又排佛。若言欲

恐懼修省。益言畏天譴。故修省補過也。宋人教人。不信雷誅。深悖易經。不懼天地。未進其善。先喪其德。惜乎後人。不肯展開大見識。照明事法之理。惟拘拘然。死於宋人之言爾。

宋人非惟臆說天雷。其悖佛過患極甚。文中子用孔孟之學著書。却敬佛法。宋人用佛法著書。却排佛法。欲令後學不看佛書。

令後學不識其所以然。此皆妄陷臆說。宋人何消自此乎。

庶不識其用佛法著書所以然也。宋人於佛法中所得者。如以一毫蘸海所得極少。以此極少之水。令後學取足受用。不復入海。教壞人心。違悖佛法。失於大善。過莫大焉。

自有佛法已来。共知歸依進道。懺罪修福。是為大善。是為大法。是為大道。是為福田。是為大恩。至於宋季文公家禮。沮人供佛

宋人闡明儒理。並未嘗以佛法立言。其所謂善不善者。景隆以臆度之耳。何足為憑。

飯僧。不作佛事。從其所說者。失諸善利。深可憫傷。夫漢唐已來。君臣達士。皆遵佛法。豈非高明賢德乎。後人不行省察古今言語之是非。故溺於宋人之詭計也。

宋人常以佛法立言。其理便善。悖於佛法。自立意說者。便是平常。余有愚徒。從文從學。皆不能看破。嗚呼。區區小雛也。譬如蚯蚓。惟知一尺地中。食泥之樂。不知蒼龍。深

所謂大人者。以德行品望之出衆耳。豈除以學佛者。即爲大人。不學佛即非大人。況所學諸人。皆駁雜不倫。韓子濂溪。並非學佛者。而亦曰學佛。自相矛盾。顛倒之甚。

躍海淵飛騰在天斥鷃惟知竹籬寸竅左之右之之樂不知大鵬一擧則九萬里扶搖風斯在下然亦不足怪也囿於器量不能化耳

略言漢唐已來牟子范曄曹植陶潛闞澤房杜魏虞李杜韓柳歐蘇楊傑濂溪等輩得佛法之饒益脫然變化堂堂氣象有大人作略及乎橫渠程子楊謝羅李晦庵敬

夫等輩自意於佛法中已得飽聞將此見識著書立言令人不復入佛惟李屏山林希逸馮海粟趙子昂黄溍卿宋景濂徐大章等輩不受其惑能入佛學亦有大人氣象愚徒從文等雖剃髮披緇却被宋人所惑不自省察不得佛法之饒益故無大人氣象

范文正公捨宅為寺寺名天平延浮山遠

禪師為住持公凡莅所守之地必造寺度僧興崇佛法賢德之僧必與友善瑯琊覺禪師悟達之人也公交甚厚夫與瑯琊浮山二禪伯交深義篤者則知其於佛法道理必饫聞矣公之子孫蕃衍代代為官迨今不絕苟非佛福田中所植陰德感動天心能若是乎

小學一書晦庵謂死者形朽滅神飄散又

神之朽滅者。以人既死則氣散也。然氣只在天地之間。故子孫聚精誠以祭饗。庶可感召。即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各以其所主者為祭。則精神自可

言范文正公曰。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理學類編晦庵又曰。死則氣散。泯然無跡。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不散。又去湊著那生氣。亦能再生。晦庵既謂形朽滅。神飄散。泯然無跡。何人羞見祖宗於地下。何物湊著生氣而再生。自相矛盾。莫能解釋也。史記等書曰。魏武子謂兒顆曰。吾死後可嫁吾妾。未幾

相通。此精理之貫乎天人者也。景隆不知此理。而妄以朱子爲迂腐。反覆引經史駁詰。不知經史與朱子。爭槩悖戾。緣景隆所見之執謬耳。

又曰。吾死後須殺吾妾以爲從葬。已而顆從前命嫁之。後顆爲晋將臨。敵秦將杜回。忽有一老人。結草以抗回。顆乃擒回。顆於夜間。見老人來告曰。我即嫁妾之亡父也。公嫁我女。故來報德耳。春秋。左傳。史記。世家。咸謂齊襄公殺公子彭生。已而襄公獵於貝邱。指一物謂羣從曰。此大豖也。羣從曰。此非大豖。即公子彭生也。襄公不信。援

矢射之物立而泣之果彭生也如是死生之際彰感之事左傳載之益多禮記曰人死曰鬼又曰鷹化爲鳩雀化爲鴿至於蒙求等書鮑靚記井羊怙識環等事皆與晦庵極相違戾從文正公與諸經史則悖晦庵從晦庵則悖文正公與諸經史令人疑惑從何而得定理嗚呼此事洞明始得抵當安可世間之心猜疑而說也横渠謂鬼

神二氣之良能程子謂鬼神造化之迹晦庵謂鬼神氣之屈伸三人之說皆是一氣之造化也夫此一氣包羅天地初無缺少充塞天地只此一氣更無兩箇一氣曰陽曰陰者只是此一氣展縮而得名也鬼神既只是此一氣則盡天地間只是一箇混茲更無兩箇葢爲盡天地間只是一氣故也然則何故有天神乎地祇乎五嶽之神

乎。四瀆之神乎。山川之神乎。社稷之神乎。無祀鬼神乎。歷代封禪乎。古今祭祀乎。鬼神如是之多也。較夫三人之說。則不侔矣。禮記曰。太皞為春帝。句芒為神。炎帝為夏帝。祝融為神。少皞為秋帝。蓐收為神。顓頊為冬帝。元冥為神。若據三人所謂。二氣良能。造化之跡。氣之屈伸。然則何必太皞等。為四時之帝乎。何必句芒等。為四時之神

乎。關尹子曰。鬼者人死所變。中庸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楊子曰。天地神明不測者也。皆與三人之說。大不侔矣。晦庵謂死者。形朽滅。神飄散。泯然無跡。然則太皥等。以何爲四時之帝乎。句芒等。以何爲四時之神乎。此又不侔之極也。理學類編有問人死魂魄便散否。晦庵答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晦庵答曰。子

孫是祖先之氣所以感格若據晦庵之說則祭五嶽四瀆山川社稷無祀鬼神者既非其子孫皆無感格耶嗚呼姜源踏人跡而生后稷簡狄吞鳥卵而生殷契伊尹生於空桑誌公生於鷹巢是誰之氣耶以誰為祖先耶爭如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一句推開却無過荅理學類編張程晦庵等皆屑屑然以孔子原

始反終推而廣之以論鬼神此又事極計
生也大凡事務不知則已何苦欲沽虛譽
強而言之縛住後學迷塞其心不復求明
也悲哉
曰師謂夢者神識也死而受苦者此神識
也竊有疑焉曰子所疑者可得聞乎曰人
生有睡夢也死則形氣既離何夢之有曰
甚矣子之懵然不達也子之所見正類晦

庵。惟見形氣斷滅也。形氣既能作夢。死而未殯者。形亦尚存。何以無夢乎。至於埋之火之。何不知痛苦乎。當知因有神識成此形氣。形氣如屋。神識如人。去住由人。屋是閑物也。漢牟子曰。人臨死則家人上屋呼之。魂神還則復蘇。不還則不蘇。魂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五穀之根葉。魂神譬五穀之種實。其根葉生必當死。種實

豈有終乎牟子之語亦詳矣
屬齋先生曰伊川謂佛學有上達無下學余謂伊川之言亦是亦非也吾宗以悟道為要不在學問佛言千日學慧不知一日學道從上祖師不許叅禪人看經教語録文字惟令一味叅究悟道實惟上達也以此論之伊川之言可謂是矣吾佛世尊說諸經卷積滿龍宮海藏大部華嚴有四天

下微塵數倡流於大夏者百千萬億分之一也豈無文字乎漢唐以来歷朝三藏法師洎於佛圖澄和尚道安法師遠公和尚支遁和尚生肇融叡二祖神光大師杜順和尚智者大師崇福藏法師清涼觀國師慈恩基法師圭峰密禪師南山宣律師等其道則到果位之地其才則有孔孟之文章豈無下學也以此論之伊川之言可謂

非矣。吾儕當自勉旃。不可虛消歲月。禪宗雖謂不立文字。然臨濟德山是禪宗第一等宗師。觀其語錄文章。經教無所不通。東坡謂雪竇語錄。有兩箇翰林學士之才。梅屋常禪師曰。周武帝廢教。沙門犯顏抗爭。殆數十人。唐高祖時。傅奕排佛。惠乘法師等。皇皇論爭。引義慷慨。亦不失法王真子之識。唐武宗廢教而力爭者。惟知元法師

一僧而已。佛運數否。難莫可免。凡釋子者。
處變故之際。無一辭可紀。佛法尊慱如天。
亦吾徒失學之罪也。余聞徑山一代住持。
忘其名。凡有書記到山。則以尊宿之禮待
之。侍僧識其分別。徑山曰。書記是扶教門
敵外侮之良將也。吾以教門為重而然。豈
分別也。汝等小兒。安知佛法大任之重乎。
侍僧再拜而已矣。書記亦難任也。具內外

學始授其職內學心要置之末論外學可與翰林頡頏庶堪措手不爾則反邀辱矣唐季已来永明雪竇明教大覺禮法師式懺主寧僧録圓法師黃龍佛印寶覺靈源兜率覺範東山三佛大慧高庵真歇弘智應庵密庵橘州石室北澗淮海如意萬松彥美天隱幻住天如覺隱寂照廣智梅屋古林南堂寶洲松月楚石古鼎夢堂見心

恕中全室大璞一初同庵止庵用章竺隱行中祖芳隨庵圓庵德巖啟宗九臯岱宗等皆敵外侮之良將也近代人物雖不逮於古人然世與時遷人亦隨之各當其代也

吾宗所謂無為者無為無不為無心而為為皆正事也豈是塊然不動乎言無學者學到萬法盡通至於無學之地惟取其理

不取其語蓋為一切法相咸同一相所謂無相此無相法性相皆空俱無自性俱不可得故也豈是蚩蚩度日作愚人乎大部諸經皆言智為先導雖修五波羅蜜乃至萬行若無般若皆名魔業若忘失菩提心皆名魔業佛鬼心亂者則令其作死屍骸骨之觀想見心不亂者則令其數息如是調攝其心也祖師凡見可於機用發明者

則以禪機攝之凡見泥於文義者則令其離文字而學道凡見不知文義者則令其學智慧而明般若不然則固守僻執一愚人耳嗚呼人心如是難調理也故勞大覺聖人說許多經教對機調治故云千經萬論緣何事只為調治一點心凡吾緇侶自宜量其材力立其志願確乎戒德體乎佛心然後或專於悟道或兼明經旨或先學

問而後發用。請擇其道而行之。如是修心以期成道。弘傳教法。以利於人。可謂為僧之本等也。宋理宗時。雪隱癡絕冲禪師。令門下之僧。常衣直裰等服。晝夜不釋其身。臨睡則披五條袈裟。囊佩大衣而卧。聖朝洪武間。長興僧官林禪師。常衣直裰等衣日夜不離於體。以一布囊。安置戒牒。佩之於膺。惟登厠澡浴二事。則以此囊懸於壁。

事畢復佩之。宵腰不遺。没齒而後已。虎邱
行中仁禅師。凡得沉檀異香。則以小合貯
之。置於大香合中。每旦持以行香至世尊
前。於小合中另取好香一炷進之。除外不
復他用。客至惟爇常香而已。
世有一卷註解金剛經。題名曹溪六祖大
師解義口訣。其註語并前後序。總出一已
之意。更非二人之語。此是宋神宗元豐間

天台羅適所註。假聖師之名也。無深理有淺義。益因淺俚之故。世人多愛之。謬矣。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第十付囑章曰。師一日喚法海。轉相教授。勿失宗旨。共計七百七十七字。此是金天教之人。偽造邪言。增入刊板。未革之弊也。詳覽壇經之意。只是一統說去。分為十章者。亦是金天所分也。世有後三卷蓮經。此是妄無所知匹夫所造。

樵歌牧唱也。世有金剛經議論。此是金天教之人。僞造魔語也。世世之妄著經書者。亹亹然不可勝計。我亦何暇覽之。偶覩四端而已。彼若實言某人所作。此則任其胡言漢語。何必論之。既假佛祖之名。安可不說。嗚呼。妄談性理。壞人心法。玷辱佛祖。罪莫大焉。右言三師之德。吾徒合遵。四端之弊。諸人合知。是以筆之於此。

援儒入釋之論反覆言之不已甚屬可厭

宋人昧佛者惟横渠以至晦菴數人而已不昧佛者還多焉濂溪二蘇張九成呂東萊等是也昔者漢唐已来而至於宋黃龍佛印東林晦堂靈源大慧諸禪師等不以儒釋相分平等開導體佛之心也豈料他人將我佛法作儒法用欲歸功於自己所以轉身排佛

國一禪師以道學傳於壽涯禪師涯傳麻

衣。衣傳陳搏。搏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挺之。李傳康節邵子也。穆修又以所傳太極圖授於濂溪周子。已而周子扣問東林總禪師太極圖之深旨。東林為之委曲剖論。周子廣東林之語。而為太極圖說。周子長於禪學工夫。是以工夫之道過於邵子。邵子長於天時歷數。是以數理之道過於周子。至於道學則一也。初無二致。

濂溪得法於禪宗唯唯言之不已第不知出於何書殊屬可厭之至余又有說者夫濂溪二程當時亦係出之

曰師謂晦庵排佛者心病也所有心病乞師言之曰汝但深於佛學汎及百氏之書汝當自見亦見濂溪二程以及諸子所得道學之源流矣曰諸子所得未暇問之濂溪程子所得之自乞師言之曰備說則煩姑為略說濂溪姓周諱惇頤字茂叔春陵人也初扣黃龍南禪師教外別傳之旨南論濂其略曰只消向你自家屋裡打點孔

人。若果受學於東林。而東林之門弟子。豈不載其授法之由於禪師之語錄中乎。然余雖未見東林之全語錄。第嘗檢閱方冊續藏內景德傳燈錄。續傳燈錄。五燈會元。及　本朝僧超永所輯五燈全書。俱載有東林總禪師之事。而未見一言一字言及授法於濂溪二程也。若謂向屬本有。後人焉得而不載入乎。此事之無也。不待辯而

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畢竟以何為道。夕死可耶。顏子不改其樂。所樂者何事。但於此究竟。久久自然有箇契合處。濂一日扣問佛印元禪師曰。畢竟以何為道。元曰。滿目青山一任看。濂擬議。元呵呵笑而已。濂脫然有省。濂聞東林總禪師得竹林壽涯禪師。麻衣道者。二師心傳易學。窮神極性。由是扣之。總諭濂其略曰。吾佛謂實際理

自明矣。況濂溪二程
乃理學大儒。非佛法
中人也。室谷景隆。以
爲濂溪得法於東林。與
二程皆爲佛法中人。
不知從何處聽來。殊
屬妄誕之極。

地即真實無妄真而無妄即誠也大哉乾
元萬物資始資此實理乾道變化各正性
命正此實理天地聖人之道至誠而已必
要著一路實地工夫直至於一旦豁然悟
入不可只在言語上會濂一日與張子厚
等同詣東林論性總曰吾教中多言性故
曰性宗所謂真如性法性性即理也有理
法界事法界理事交徹理外無事事必有

按朱子考証之語。實係濂溪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於人者。溪除何以言明說非濂

理。諸子沉吟未決。濂毅然出曰。性體沖漠。惟理而已。何疑耶。橫渠曰。東林性理之論。惟我茂叔能之。濂問太極。總曰。易在先天。無形有理。蓋太極即易也。無形之理即無極也。天地間只是一氣。進退而為四時。以一氣言之。皆元之為也。五峰胡先生序通書。謂濂得太極圖於穆修。修得於种放。放得於陳摶。此其學之一師也。明說太極圖

象所作了，殊屬乖謬悖戾。但考証之論。其之作長。今錄於卷末。觀其所論。總是援儒入釋之私心。妄誕無稽之談。嘵嘵不已。更屬可厭之極。

非瀛所作。陳摶之學得於麻衣。麻衣得於壽涯禪師。瀛問太極圖之所由。總曰。竹林壽涯禪師。得國一禪師之心傳。其来遠矣。非言事物。而言至理。當時建圖之意。據吾教中依空立世界。以無為萬有之祖。以無為因。以有為果。以真為體。以假為用。故云無極之真。妙合而凝。瀛復造佛印之室。叙及悟由。印曰。吾多教人孔孟之大義。今公

所負可以起之宜力行無滯東林亦有謫濂倡儒為道學之語濂諭學者曰吾此妙心實得啟廸於南老發明於佛印易道義理廓達之說若不得東林開遮拂拭斷不能表裏洞然該貫弘博矣濂往潮州霊山寺訪大顛禪師遺跡見韓子上大顛書累幅併存及留衣亭肅然無恙故題詩曰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釋老非不識大

濂溪周子著太極圖說及通書。其中何曾有一言一字及東林禪學乎二程子俱有排佛之語見於語類文集中。凡讀書之人。無不知之者。空谷景隆將濂溪二程。捏為

頗何似者數書珎重更留衣濂作愛蓮詩曰佛愛我亦愛清香蝶不偷一般奇絕處不上婦人頭濂性簡約平居澹如也晚年悉屏文字惟務靜勝而卒得道學之傳東林教人惟務靜勝濂溪之久不事筆硯終日端坐窓前草色同一生意蓋是靜中有得道學性理之始實倡於濂師而至於總師總以授周子陳忠肅公曰性理之說東

本皆學禪。程子排佛之語。皆為晦庵所造。狂詩悖戾之誌。嘵嘵不已。其誰信之。乃徒自欺耳。

林授之濂溪。濂溪廣之。其言遍於佛書。後村劉先生詩云。濂溪學得自高僧。又云。始知周孔外。别自有英豪。

程子洛中人。諱顥。字伯淳。號明道。弟諱頤。字正叔。號伊川。子野曾先生曰。程氏顥。頤。同受學於濂溪。濂溪肻令尋仲尼。顔子。所樂何事。學成。各以斯文為己任。程子以太極圖授之。後山先生。後山曰。余觀周程推

何以又有援儒入釋之論。言之不已乎。

已教人之所以反觀孔孟以来實未嘗有此寂默危坐做工夫尋樂處以為斯文之窮究信手周程體道之源固有所別派矣明道深味於華嚴合論自謂有所心融意會為喜以其所由書於雲蓋寺明道以亡母壽安院君忌辰住西京長慶寺修寘福躬預齋席見衆僧入堂周旋步武威儀濟濟伐鼓敲鐘內外整肅一坐一起並準清

前以周子得法於東林。曉曉言之不已。此處又以伊川問道於靈源禪師。伊川何曾

規。乃嘆曰。三代禮樂。盡在是矣。靈源清禪師答伊川書曰。妄承過聽。以知道者見期。雖未一奉目擊之歡。聞公留心此道甚久。天下大宗師。歷扣遍。乃猶以鄙人。未見為不足。頃年間聞先師言公見處。今覽公所作法要後序。深觀信入。真實不虛也。已而伊川多入靈源之室。嘉泰普燈錄云。程伊川。徐師川。朱世英。洪駒父。咸問道於靈

有此事。伊川作文。亦何嘗取佛祖辭意。凡讀書之人。無不知之者、東隆之言、其誰信之乎、殊屬妄誕可厭之極。

源禪師。故伊川之作文註書。多取佛祖辭意。信源流之有從也。石塘胡汲仲先生曰。孟子沒一千五百餘年。道潛統絕。子周子出。然後潛者復光。絕者復續。何南程氏二子。得周子之傳。周子之傳。出於北固竹林寺壽涯禪師。而爲首倡。程子四傳。而得朱氏文公。文公復得張敬夫講究此道。方得脫然處。乃云。前日所聞竹林遺語。未之契

程子何曾愛讀佛書。朱子亦何曾博覽佛書也。

者。皆不我欺。元来此事與禅學十分相似。學不知禅。禅不知學。互相排擊。都不曾劄著病處。亦可笑也。歐陽元曰。程子平生愛讀佛書。但不及朱氏之博覽。伊川曰。明道先生。出入釋老幾十年。東林諭瀛。有一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及天理之性。人欲之私。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元包四德。誠通誠復等辭。二程傳其學。故伊川著書立

景隆所引周子通書、程子易傳之言，或祖宗之語，偶有類此者，並非周程竊襲東林之緒語。入於通書易傳也。

晦庵謂周子之學，莫知其師傳者。即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意，非謂其並無師友也，景隆引性理之言，而謂其與晦庵言

言皆本其意或全用其語如易傳序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濂溪太極圖說無極之眞妙合而凝無極而太極等語全是東林口訣周子通書濂洛集等皆根於此周程取用佛語多類此也

晦庵深諱周程明露佛語故云周子之學莫知其師傳之所自又云周子之學得之於天且夫周子通書師友章云至難得者

悖拘泥之極矣。

韓子詆排佛老。統觀原道數篇。佛骨一表。其尤著也。今謂敬佛之辭後人刪而去之。不知其何所據也。假無為有。曲護其非。故直斥之以斷其誣。

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善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晦庵之言。悖於周子之語矣。意在絕其所得之自。殊不知昧於天理。愈令節病彰焉。有若韓子見大顛後。所有敬佛之辭。後人刪而去之。晦庵校韓文。尚留韓子上大顛三通書。後人再刊。又將此三通書一併刪去。故知後人既服晦庵之藥。執迷於排佛。尤甚於晦庵。爭知

而引諸人。亦錯雜不倫。

晦庵設此關竅曲排之也後人不識其所以然將謂是實從實而排之所謂一人傳虛萬人傳實也嗟乎晦庵設箇關竅在此後人尚識不破爭得如薛簡張拙白居易杜鴻漸李習之韓昌黎陸亘陳操李附馬楊大年富鄭公楊次公郭公輔趙清獻公周濂溪張無盡馮濟川張九成呂居仁諸大儒等能忝吾宗之禪關乎敬佛法明佛

理惟未透禪關者有若許元度習鑿齒宗炳劉遺民雷次宗王導周顗沈休文張說李太白王摩詰柳子厚王勃李源呂蒙正范仲淹范蜀公文潞公張約齋呂東萊等是也以佛學為通家之好者有若曹子建王珣王珉文中子杜子美杜牧之孟浩然劉禹錫劉長卿司空曙司空圖李羣玉皮日休許渾賈島項斯鄭谷等是也佛法苟

非大道曷能感諸名賢如是崇尚者也諸賢才德明敏豈不逮於後世排佛之人乎苟不取於諸賢之大公甘屈於一人半人之己意者實未思之誤也

曰師謂諸子叅禪明佛理者皆賢德君子也惟柳子在八關十六子之列乎曰柳子明理君子也有人謂韓子文勝於柳柳子詩勝於韓二子之名並驅於世此亦評之

未詳也文勢雄健者韓過於柳也理學妙密者柳過於韓也後世理學不通者不能窮柳子之文二蘇子王荆公輩優於理學所謂合節矣其與劉禹錫易地而官以便其奉養此德又餘人之所難行也惟失所於王叔文故著其名於十六子之列柳子於德宗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裏行彼時王叔文韋執誼用事二人奇柳子之才

擢爲禮部員外郎欲大用之非妄求也俄而叔文敗柳子與劉禹錫等七人俱貶柳子爲永州司馬至憲宗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也柳子與薛孟容書曰宗元狠忤貴近蹈不測之事此丈人所聞見不敢與他人道又與裴塤書曰僕早嘗與游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不得𠷣張排恨僕可出而辯之哉又與李夷簡書曰宗元

得罪之由致謗之自以閣下之明其知久矣又祭妻父楊詹事文曰宗元謗言未明黜伏逾紀即此觀之亦足以見其被排謗之機章章然明且著矣何待史氏之説乎況柳文篇篇正大學海瀰深斷無銳氣猖狂之咎過於他人遠矣實有道之人也嗚呼鳳凰不與衆羽同類衆羽亦不識鳳凰之貴故有疑忌之惡也伺求柳子之過乘

按語類。晦庵早年。嘗看佛書。後從延平先生遊。遂覺儒理精微。並無從學延平後更學禪事。即或偶與禪師往來。形爲吟咏者。亦是交際諷咏之常。不可便謂爲禪學而

便而擱之。可勝道哉。歐陽唐書。重而擠之。温公通鑑。晦庵綱目。從而抑之。戮其美德也。賴有天不可欺。冥冥之中。各有前程去處。

晦庵早從學於延平李先生。久之恨不發明。及詢長者。咸指之禪學。已而偏謁禪老。與莒東萊張南軒同問道於大慧禪師。晦庵十八歲。從劉屏山游。屏山意其必留心

又去其名也。景隆不知何處勦襲陳言。遂為曲論。徒見其不知量耳。

舉業。遂搜其篋。惟有大慧禪師語録一帙耳。次年登科。晦庵致書於開善謙禪師曰。熹向蒙大慧禪師開示。狗子佛性話頭。未有悟入。願受一言。警所不逮。謙答書曰。把這一念。提撕狗子語。不要商量。勇猛直前。一刀兩段。晦庵覽之有省。晦庵於竹林小軒誦佛經作詩曰。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息塵累牽。超然與道俱。門掩竹林幽。

禽鳴山雨餘了此無為法身心同晏如晦庵有書啟國清禪師曰寒山子詩刻成日幸早見寄晦庵寄山居僧詩曰方丈翛然屋數椽檻前流水自清漣蒲團竹几通宵坐掃地焚香白晝眠地窄不容揮麈客室空那許散花天箇中有句無人薦不是諸方五味禪陸文安公九淵每與晦庵爭論太極圖說益知晦庵有禪學故謂晦庵有

悟入識之。有問今士大夫。都入禪家去者
何也。晦庵答曰。是他高似你。你平生讀許
多書。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功名利祿之計
者。到這裏都靠不得。所以被他降下了。王
介甫平生學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為寺。本
朝李文靖公、王文政公、劉元城、呂申公、都
是甚麼人。也都去入他禪學。佛法。說六根
六識。四大十二緣生之論。皆極精妙。故曰。

此謂孔子所不及也。四大即是魂魄。十二緣生。出華嚴合論。佛說本言。盡去世間萬事。後却說出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事門頭。不捨一法。達摩盡翻窠臼。倡為禪學。與義學尤為高妙。金剛經大意。只在須菩提問。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兩句上。故說不應住法生心。不應住色生心。禪宗有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

晦庵何曾博於佛學。此乖謬之談。又復嘵嘵不已。更屬可厭之極。

逐四時彫。撲落非他物。縱横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為他揮下也。晦庵如是博於佛學。又教人棄於佛學。此亦不識晦庵是何心哉。右言晦庵自用佛語。又諱周程明露佛語。自博於佛學。又教人棄於佛學。此二章徵露晦庵心病也。汝若浹洽貫

周程張朱等。著書立言。何曾有佛經禪語之意。更屬亂道。

禪語中。偶有與宋儒言語相合者。乃緇流等盜取宋儒之辭以立言。非宋儒之語從禪宗流出者也。

通。全體皆見。始知周。程。張。謝。游。楊。晦庵等。著書立言。凡於說道理處。寸寸節節。皆是佛經禪語之意。豈不見陳忠肅公。謂性理之說。東林授之濂溪。其言遍於佛書也。近有一箇半箇指禪語曰。此一篇與宋儒言語相合。這幾句亦與宋儒相合。嗚呼。曾不知宋儒言語。盡是禪宗流將出去者也。曰。師之所言。皆出吾儒之書。非存私也。非不

公也。且言正之。排佛者。可是學力之未博乎。可是理學之未通乎。可是學佛未至而反排乎。可是紀昌之用心乎。可是局於此量。不能化之而大通乎。嗚呼。尚亦不敢輊於常人。安恐欲沽自已之幻名。曲排三界大聖人度人之大法。吾為之憂憂。彼排者虧損陰德。至於至也。

曰。中也亦知周程道學。得於禪宗。傳至晦

此等援儒入釋悖謬無理之談。前後反覆言之不已。有如犬吠蛙鳴。余深惡之。故不憚煩。逐條批駁。以正其誣也。

庵不越其教不知晦庵何以昧佛之德反而排之曰濂溪窮究道學於黃龍佛印東林三禪師也夫三師者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濂溪取友亦必端矣況程子多游禪室多讀佛書固知程子必是慎德君子不肯叛佛晦庵立言汎用佛理反而排之者俾人不識也是故遮掩周程學佛之根然亦遮掩不盡中庸或問謂楊氏等受學於

程子之學。並非出於禪宗。景隆欲誣朱子。並欲誣程子也。其謬甚矣。

程門其言皆佛老之餘緒多說游楊謝氏等言出於佛老晦庵明知周程楊等道學出於禪宗適之所謂其所排者設墻塹也曰師謂讀佛書便識晦庵心病竊疑師欲羅籠人入佛之意不知然否曰佛法如大路凡欲於此路行者亦不拒之不欲於此路行者亦不邀之學佛者得佛法之饒益佛亦無喜背佛者不得佛法之饒益佛亦

無慍從佛背佛在乎人之有善根無善根而已安可力致其然歟北溟有鯤化而為鵬聽其自化也豈人力能俾其化焉人之從佛亦何益於我乎人之背佛亦何損於我乎

曰佛經中語有與老莊相似者晦菴謂佛經剽竊其說此之何如曰佛是天上天下三界大聖人也大道周圓萬德統備見人

之所不見明人之所不明故有窮妙道之極談罄秘賾之元奥豈藉老莊之言以為用乎而况歷朝三藏法師多生西竺未嘗善吾中國之書惟解中國之語是故到吾中國翻譯梵經而為中國之語而已翻譯梵經者如畨邦所用通事人也只將梵語轉作唐言孰敢變亂佛聖人所說之辭而壞其經旨乎佛生周昭王時老子生周定

王時老子後於佛四百餘年矣且夫前人竊後人之語耶後人竊前人之語耶顛倒荒唐惑諸後學道家除老關莊列之外諸經皆是後人捃摭佛經之意後造成道經晦庵欲蔽佛之光明千方百計反而抑之也人雖可瞞天不可欺也鬳齋先生曰佛出西方豈應於此剽竊詆佛詆之太過不公矣

曰除晦庵外亦有排佛者此復何如曰自
無主見不能識其道之深淺惟憑晦庵之
說從而排之是為隨人脚跟轉也曰亦有
不因晦庵之說自欲排者此復何如曰譬
如世人惟識常見之物不識難見之物忽
遇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光華璀璨流輝奪
目不識是寶疑之為怪尋握利刃猛力而
拒之爭知此物能使貧者富賤者貴有如

是功與德也亦猶瞽者不見日月之光欲令盡天下人皆瞽其目同説日月無光明也

曰師謂晦庵欲掩濂溪之學得於禪宗故云得之於天師之確論愚猶未達再乞明誨啟沃愚癡曰佛是三界大聖人尚從然燈佛授記作佛孔子為萬世師法亦問於老子學之不厭誨人不倦好古敏以求之

者也。元策禪師曰。無師自悟者。天然外道也。古之聖人。尚倚河圖洛書以成文籍。觀天地察物理以定陰陽。量日影筭盈虧以成歷數。未甞得之於天也。子夏荅魯哀公曰。臣聞黃帝學乎太真。堯學乎伊壽。舜學乎務成附。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政。周公學乎太公望。自開闢已来。豈有得之於天

者乎。周子惟有淳厚之德。於黃龍佛印處得些子禪學。於東林禪師處得傳易學。并說明太極圖之意旨。由是為一代明公。短中求長而已。何以昧其根本。而謂得之於天。斯言大謬。欺騙後學甚矣。

凡慢佛者。鮮有不嬰折挫者。焉或致名位不進。或進而復墜。設不墜亦貧困。或中途天閼。或子孫乖蹇。或遭陰羅天譴也。世人

以感應果報。警愚蒙則可。若聖賢之窮通得喪。豈可概論。景隆以此絀朱子誤矣。

酣迷不能覺察耳。葢受晦庵之所縛也。晦庵亦償此感於趙宋光宗紹熙間。累官州邑而已。寧宗召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甫四十六日遽卒。理宗追謚文公焉。嗚呼。以其文義欲欺三界大聖人度人出生死成道果。生福德。開智慧。衆德統備之大法耶。豈非深悖天理乎。曰。晦庵亦論性論道。豈惟文義乎。曰。濂溪問性於東林禅師。師曰。

性即理也東林以性之瑣末應酬而已理之一言豈能盡性之道哉猶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言豈能盡夫子之道哉此亦應酬而已濂溪以性即理之一言取足於心授之程子後来晦庵倚恃其說乃曰性即理者為千萬世說性之根基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晦庵註云命猶令也性即理也率循也如是亦

兼訓字而已矣。以即理之所言。指之為性循此即理。指之為道。晦庵以此瑣言。釋副中庸之義也。嗚呼。安得子思子再生於世。論此道哉。

曰。晦庵門弟子蔡仲默等。不甚排佛。何以師徒之不同耶。曰。自東漢南北朝而来。諸子雖通佛學。未克多以佛理著書作文。惟以佛理修心養道。吟咏性情而已。宋儒潛

宋儒並無潛心佛學。著書立言。亦並未用佛理。景陰不知何所見。而言之。殊屬悖謬之極。

心佛學著書立言皆用佛理所以儒學至宋大變變為道學發明四書六經也晦菴宗於程子是故今日惟說周程所得之源不言諸子之所從也請觀戰國之下荀卿呂不韋司馬遷賈誼董仲舒劉向楊雄班固等語不越六經孔孟老莊之意至於永平年間佛法入中國之後范曄曹植許元度陶淵明王維李翺等語已入佛學矣故

有評佛論歸去来辭結廬在人境中歲頗好道復性書等語至於楊億楊傑二蘇濂溪横渠二程及上蔡亀山東萊南軒晦庵等語渾用佛學故有寂黙危坐做工夫尋樂處識神霊性虚而霊寂而妙返本還源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焉無極而太極無極之真體用一源等語所以晦庵與門弟子皆未排佛晦庵蓋為汎用佛意欲掩

佛學之德全歸自己之功故立排佛之言載於書中令人信伏後人披覽承虛接響排之而已排佛用此逢蒙之計者起於張子厚謝良佐楊中立張敬夫等廣之於晦庵也曰然則張子厚等排佛之語吾師何不辯明而正之曰屏山李學士鳴道集言之詳矣曰韓子排佛之說吾師何不辯明而正之曰當時大顛禪師言之詳矣曰石

介説怪。吾師何不辯明而正之。曰。如意邁禪師答石記言之詳矣。至於嶷禪師甄正論。嵩禪師輔教編。非韓篇。相國無盡張公護法論。妙明成禪師折疑論。靜齋劉學士三教平心論。千瀨慶禪師顯正論。邁禪師辯偽録。少師姚公道餘録。諸公互加發明益詳矣。先德未言者。今日為子言之而已。曰。中也雖不敏。亦知佛法不可排也。世之

排者致令後學失其善心於天理何如哉曰佛法者生育天地之大本主宰萬物之靈機上窮空界下徹地輪莫非佛法之所統攝如是大道何懼排乎譬如大海能容百川之水亦容諸雜穢流若穢若清咸成一味有如是德故名為海佛法亦然毀譽不動以見佛法之大也詩曰公孫碩膚赤舃几几此之謂也觀其力排之意速去佛

法掃土而晝争知愈排愈盛愈抑愈揚猶張一掌擬掩太陽徒奮身努力而不能掩太陽少護日光明惟損自己之德耳又如仰面噀天自污其首逆風揚塵自坌其己然則何益矣

曰師謂佛法利益世人不知有何利益曰叅禪悟道者得明心見性之益窮究經教者得明通元旨之益依法修行者得漸入

菩提之益。持戒念佛者。得生淨土之益。持戒禪定者。得生天上之益。歸依信受者。得善根福慧之益。善心敬佛者。得善因福果之益。依信佛法者。不作諸惡。得不煩刑法之益。佛法行於世間。得陰翊皇度之益。此是體乎三教聖人之心。與天地神明至公無私之意。余以慈悲方便。令汝知之。慎勿亦效逢蒙。紀昌之用心也。自喪其德。惟是

一身之咎。苟或教壞世人。傲而排之。是則招因帶果。罪不可逃矣。曰。罪福果報死生等事。此皆佛書之語。吾儒不信也。曰。豈特佛書有是語乎。大禹謨曰。惠廸吉。從逆凶。伊訓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坤之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子曾子曰。人之好善。福雖未至。去禍遠矣。人之爲惡。凶雖未至。去福

近矣。豈非罪福果報乎。繫辭曰。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孔子又謂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豈非論死生之事乎。子乃輕於聖人之訓。重於後人之言。謂無罪福果報死生等事。壞其心術也。不愧罪福。則無德矣。無德安能進道。大哉佛法。衆德統備。世人獲其善利。不知報恩。反生誹謗。甚於子之刃父也。汝知之乎。曰。余改轍矣。豈復

蹈彼蹊乎復持此意諭諸朋輩令彼知非免罹害德之咎益感吾師之德其深與博不可極其涯涘矣

曰師謂三教聖人各出隻手扶持大道以成天下之化權此切論也仰瞻聖上制法行事三宗並弘夫天下之人咸推此理即契天地聖人之心也曰子言善矣聖上明逾日月量同天地道齊堯舜德邁商周協

和萬邦平章百姓追回上古四五千年之淳朴喚醒未學二三百載之沉迷車同軌書同文混一區宇儒崇仁老崇理咸契佛心上符列聖之鈞謨廣被至仁之覃德仰類淳風政化永垂萬世無疆之大猷聖子神孫克紹一定不遷之洪業鈞陶萬化時歌有道之昇平共樂泰和日頌無為之至治永貽厥德克配天心者焉

嘗聞三教之理。本出一貫。聖賢之旨。不外一心。故儒以正設教。道以尊設教。佛以大設教。雖其名不同。而其好生惡殺之意。覺世牖民之心。與夫除貪窒欲。見性明心。其歸一而已。蓋仁者。天地之心。儒者粹然無欲。廓然大公。仁也。佛大慈悲。道廣救濟。又孰外此仁乎。第人不知三教合一之理。在儒則詆排佛老。在釋則毀謗儒道。而道又

以儒釋為非焉。紛紛聚訟。莫可究極。要皆持一偏之見。逞自是之私。其於聖人垂教化民之旨。概乎未有當也。余閱沙門空谷景隆所著尚直尚理二編。大抵皆師心臆斷。假衛釋之名。極力詆排朱子。余將其言之非者。已摘録而批駁之矣。因以見夫世之各立門戶者。釋則援儒入釋。儒每排佛尊儒。其於理皆不得其平也。平心而論之。

儒以性天為主。洙泗淵源。未嘗悖於佛理。而亦不必强牽合於佛理也。釋以圓妙為悟。鷲嶺宗風。未嘗戾於聖道。而亦不必强附會於聖道也。各存其是。並行不悖。非惟不可排。實亦不必排也。自有排之者。而彼此之爭論。因之起矣。所以唐宋諸儒。有詆佛之文。而於是宋明教禪師有非韓三十篇。明姚廣孝有道餘錄。言程子排佛之非

二十八條。朱子排佛之非二十一條。互相訾議。幾於詈罵。故余謂程朱韓子若不排佛。後人亦不議之。惟詆排焉。以致滋後人之議也。又如傅奕之謗佛。同時即有沙門法琳之罵詈。歐陽修。修唐書。將佛教之事。盡刪削不載。論唐太宗。則有偏僻不公之語。論唐懿宗迎佛骨。更有謗佛之言。皆被後人指斥其非。夫涯岍之立。詆毀之門也。

圓融之見。共濟之實也。儒惟闡聖賢義蘊。以淑身善世。而不必斥釋氏之非。釋惟研心性之宗。以叅禪度衆。而不可言儒理之誤。有相資之益。而無相背之歧。其功皆歸於成已成物。以闡揚大化而已。又奚事摇唇鼓筆。争奇角勝於言語文字之間也哉。余因景隆所著。有見於此。故復推而論之。以平三教中之互相非刺者。

余既作此論後。又翻閱方冊續藏。見宋靜齋學士劉謐所撰三教平心論中。多有詆斥昌黎之語。甚至於罵詈。其後又有論歐陽修。及程朱排佛之非。又見明洪武時翰林院待詔建安沈士榮所著續原教論中。亦有辯駁程朱排佛之愆。以此觀之。余所未見者。又不知凡幾矣。豈止明教之非韓。姚廣孝之道餘録而已乎。再傅奕之謗佛。

不但同時法琳之罵詈。更有多人紛紛指斥。散見於方冊續藏羣書中。夫傅奕原非見道之真儒。其矢口亂道。肆意謗佛。自招人之罵詈。本不足論。若程朱乃理學大儒。闡明先聖之道。原無可詆毀。惟其有排佛之語。致滋他人訾議耳。自余所見。非議程朱者已如此。其他與程朱為難者。更難僕數也。可見當日之排佛。亦屬多事矣。總之

儒者秖宜崇聖。不必排佛。與其斥彼。而遭反噬。以致後人之摘議。何如分道揚鑣。聽其並行於天壤閒之各成其是乎。余因翻閱所及。故更記之。

顯親王撰

尚直編終

尚理編

中吳沙門空谷景隆述

按此尚理編所言。皆道教之事。但道教諸書。余從未寓目。其所言之是非。不可得知。存而不論可也。

汝南周先生名綱。字宗正。謂余曰。呂洞賓叅黃龍禪師。世傳為故事。諸宗典籍。具載詳明。今年四月間。武林城北新橋五聖廟

道士繆尚誠擅繪黃龍洞賓講禮之圖撰集鄙詞立名神化圖偽中生偽惑亂人心此之一端師曾見否曰見矣小兒戲劇之事也狂言鄙陋鑿空架虛彼派從来不務實德惟以誇誕為功晉之王浮偽造化胡經尅意謗佛歷朝禁革勅令燒毀私匿存留者處以重罪後魏寇謙之後周張賓唐之趙歸真宋之林靈素等皆恃幻術誹謗

佛法○秣陵道士○因見遠公和尚十囑文云○不信但見冥司録○彼即乘機造冥司録○假設魏文帝問李丞相夜判陰司之事○採摭佛經善惡因果等意○造成一本○號冥司録○其間謗說毘婆尸佛○亦曾退位○噫嘻○不知聖賢之階級○不知大道之淺深○肆其臆說○誑惑世人○又言黃龍與洞賓出神至揚州賞瓊花○黃龍洞賓皆生唐季○瓊花已沒二

百餘年矣矧出神者鬼神活計也鍊家珍之以為正事吾宗大禁不許出神無稽之語欺誑閭閻呂公謁黃龍時值龍陞堂龍曰衆中有竊法者呂曰雲水道者龍曰雲盡水乾時如何呂不能答龍曰汝但問来吾為汝答呂曰雲盡水乾時如何龍曰黃龍出現呂忿然問曰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此意如何龍曰守屍鬼呂

曰。爭奈囊中有長生不死藥乎。龍曰。饒經八萬刼。終是落空亾。呂含慍而去。至晚飛劒脅之。劒不能入。卓立於地。呂拔劒不動。遂拜求指歸。龍厲聲曰。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呂於言下有省。作偈禮謝而已。嗚呼。古人初無拘縛。理長則就也。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洞賓更其鍊術。而歸正法。理之所宜。何必

諱也。佛之教法。統攝三界之大道也。根深蔕固。確乎不可拔。三武滅之。皆未幾而愈盛。何藉一鍊士而能扶於教乎。何其不知量也。去年又刊一板題云。洞賓不曾見黃龍。今年又刊此板題云。神化圖。屢加變亂。何時息焉。但誑下愚。難惑上智。禮曰。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韓文公不肯為史。葢懼褒貶之咎。損乎陰德。故云。不有人禍。

則有天刑繆公又何等人乎不加三思卒然從空加空妄談先德自召其罪也曰黃龍洞賓地步何如曰黃龍者叅禪悟旨見性明心傳佛正宗埏陶大化出生死越三界之大道也洞賓者以陰陽為龍虎以津液為鉛汞以元氣為還丹鍊磨功力魂魄壽長而已余不肯言其所習之術善也未善也世間通理學者自能知之

曰師謂出生死越三界何謂三界耶曰三
界者欲界色界無色界也六凡所居皆受
輪迴生死言六凡者六道也諸天人倫修
羅餓鬼畜生地獄是也
曰何為出三界耶曰出三界者不受輪迴
生死四種聖人也諸佛菩薩緣覺聲聞是
也四聖得意生身自利利他於三界內外
無住無不住總而言之謂十法界也曰十

法界聖凡之狀乞師示之曰經教詳明姑示其略

諸佛 修六度萬行三心圓發得證法身佛

菩薩 修次第觀行一度行得成大乘菩薩

緣覺 修體法空觀十二因緣行道成緣覺

聲聞 修析法空觀依四諦行道成阿羅漢

諸天 修上品十善兼修禪定故得生天趣

人倫 修中品十善五戒五常故得為人倫

修羅 修下品十善五常欲勝他故為修羅

餓鬼 作下等十惡正作能悔故為餓鬼趣

畜生 作中等十惡作已能悔故為畜生類

地獄 作上等十惡作已不悔故墮地獄趣

問曰緇人等於十法界中何處所居曰彼

繆人等用心不同各循行業諸趣攝之有定力有德行無人我心天趣攝之亦習定亦修德有勝負心修羅攝之無定力德有虧惟習鍊術鬼趣攝之謗佛法者地獄攝之

曰老子之道何如哉曰大道也傳之關尹子已而列子莊子宗其教皆大道也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即唐虞所謂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者又曰常無欲以觀其妙
即子思子謂君子之道費而隱又曰常有
欲以觀其徼即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
上下察也關尹子曰善吾道者即一物之
中知天盡神致命造元即曾子致知在格
物也列子曰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
所即孔子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
密也莊子曰道惡乎往而不存即孔子以

宋儒何曾潛心禪學。凡著書立言，皆非禪理也。悖謬之談。反覆言之不已。殊屬可厭之至。

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又曰官天地府萬物即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矣又曰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即孟子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也然於造詣妙道之幽元出入死生之門戶實有精粗實有遠近不可埋没老關莊列之德宋儒潛心禪學凡著書立言皆用禪理所以儒學變為道學此是天地間一等好事道家變為修鍊不逮儒家

老子李姓。非韓姓也。此人人皆知者。言韓虔所生。出於何典。

之變也。惜哉。

曰。佛與老子。孰前孰後。曰。佛生西竺迦毘衛國。淨飯國王之太子也。其生時。中國當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也。至穆王五十二年。佛壽七十九而入滅度。佛生四百二十二年後。定王三年。亳州瀨鄉韓虔生老子也。簡王四年老子年二十三。仕為守藏吏。十二年遷柱下史。敬王元年老子年

八十四時當七雄分霸天下紛擾聞西竺
佛聖人之教不治而不亂欲適西而處之
胡曾先生咏其詩曰七雄戈戟亂如麻四
海無人得坐家老氏却思天竺住便將徐
甲過流沙出關未至流沙死於扶風之槐
里即而葬之秦佚往弔三號而返
曰老子與佛階級何如曰老子是世人中
之聖人也佛是聖人中之大聖人也老子

是大明一國之聖人也佛是三千大千世界天上天下三界大聖人也書經謂東賜谷南南交西昧谷北幽都禮記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家語謂東蟠木南交趾西流沙北幽陵淮南子謂九州之外而有八夤八夤之外而有八紘此但南贍部洲三千洲渚之中一洲渚之域而已世人不知如是廣大聞而驚異疑惑不信近而言之何

以論遠聖朝宣使入海自高麗日本毛人琉球旃城旃辣暹羅爪哇舊港滿辣干八利蘇門帶辣錫蘭歌支鬼離溜祖發辣薩勃倪板葛辣虎離麼斯金剛寶座天方回回如是等國皆尊佛法不聞老子之名近國如是遠至三千大千世界無量國土亦如是也三國之時尚書令會稽闞澤字德潤奏對曰孔老之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

佛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優劣可見吳主善之加闞澤為太子太保范曄論佛其略曰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且好仁惡殺匡救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詭高絶雖鄒衍之辯莊周之論尚未足以概其萬一唐秘書監虞世南帝紀史論云老子之義谷神不死元牝長存久視長生乘雲駕

鶴此域中之教也釋氏之教空有不滯人我兼忘超出生死此象外之談者也先代定論彌多不復備引曰大明一國之外次於高麗日本琉球旃城交趾五國之外諸餘國土既不聞老子之教聞有孔子之教否曰今日未暇明日為子言之

曰劉向集列仙傳沈汾續之師曾見否曰嘗於書肆粗揭視之即置之不復覽黃帝

者。古之聖人也。亦以列之為仙。廣成子者。古之異人也。亦以列之為仙。凡有隱遁之士。鬼怪之人。不顧其正乎不正乎。皆以列之為仙。謂年三五百歲。乃至千歲。謂為長生。嗟乎。未始教人明夫自心之道。惟尚詭怪為奇。言語架虛。不本其實。致令末學向外馳求。失於正性。劉向。賈誼。相如。比肩人也。皆正人君子。安肯為此虛𫏋荒唐之事

乎。必非劉向所作。

曰。修真言。師曾見否。曰。亦於書肆大略視之。鍾離洞賓論道。惟取周易淺近之語。而論天地日月。取書經周天度数。而論四時五行。然於妙道。渾無交涉。及言水火龍虎金丹鉛汞等事。皆是形氣精血之談。恥見之也。倚草附木。鬼魅之詞。渾無妙理。此是後學所造。不是鍾呂之作。洞賓始習錬術。

後遇黃龍指明心法亦為真仙矣豈復有此鄙陋之辭耶玷辱鍾呂之名者過在後學歟亦有比比造書者千異百怪驚駭聾俗枝蔓滋多皆此類也不復備引矣吾宗盤山禪師語録全帙竊在修真書裏呵呵曰繆人等謂鍊形為長生此理何如曰彼等執迷於此妄圖血肉之身以致長生不死內以斂精養氣外以吸露餐霞執假迷

真。不免赴死。但其魂魄壽長而已。不明大道。故不得證於道果。不修戒德禪定之功。故不得昇於天上。不作十惡五逆之罪。故不下滯於冥府。是等不離中陰界中。或遊蓬萊三島。或居五嶽名山。悠悠無歸。一神靈耳。生無忠孝五常之德。亦無陰隲以資父母祖宗。是爲偷生之罪人也。此神靈之壽。各隨功力所感。修與短也。壽終而入輪

廻生死況用泥水之術而行猥媟之事者採他人之元氣資自己之幻身殺他養己欺己欺人死入無間地獄刼數盡時得出頭来依舊償他宿債此之一術並無長趣用泥水者喪身服丹砂者狂亂瘖瘂而死殆不恐聞家破人亡不可勝計自昔以来誤賺多少人了也嗚呼凡屬有生決定有滅天地尚屬形氣數盡亦有壞時豈有血

肉之身而致長生不死苟有此理老子亦不死耶魏書曰秦皇漢武爲學長生甘心不息勞心竭思所在追求終莫之致退恨於後故有欒大徐氏之誅也子野曾先生曰武帝末年乃悟曰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曰師謂神靈何名神靈也曰有福德者名神靈亦名地仙無福德者名鬼魂亦名鬼

趣。一身而異名。隨其福力所轉也。曰。師謂繆人等。死為神靈。何以知之。曰。大道全體作用。不涉神識。纔涉神識。即落鬼神陰界。夫神識者。生為念慮。死為精魂。繆人等注心以養其腎。運氣以養其神。全是神識。不離陰界。況以出神為正事。妄計陰神為劣。陽神為優。爭知陽神亦劣也。只分功力大小而已。有何異焉。此則未待幻身。地水火

風四大分散先爲鬼神矣洪武間姑蘇萬峰和尚入僧室巡視衆僧坐禪指文藏主云此僧出神去矣少頃萬峰召文誡曰圓頂方袍參禪學道何以出神作此鬼神活計苟非改正吾即擯出老僧門下不著閑神野鬼文乃懺悔改過自新永樂間萬峰弟子義首座向我說也已而復會統藏主於虎邱亦言此事統嘗與文同處坐夏文

謂統曰我之出神不分遠近皆能往来亦能談論亦能取物惟不能到天邊運行只在低處行去我亦自知不足取也苟不得萬峰老和尚痛心尅責然亦躭溺於其中矣統詰文之心法所蘊文實供說元来渾無見識惟能靜坐而已

曰何為長生也曰長生者明其性也成其道也實德以資之禅誦以輔之實德禅誦

亦無繫著吾佛聖人曰言無言言行無行行也幻身雖滅靈性不遷道果已成逾天地之悠久是為長生也

曰然則道家之學不可學也曰是何言歟老關莊列無修煉皆大道也究明其理妙契於心行其自然進之不已是則可以為真仙可以躋妙道惟令棄於後世所變繆人之術也凡看四子須用性理會其言語

不然則又打入繆人隊裏曰繆人所變之術如水之就下莫之能返何以致然曰不務實德所以無本天理如是不違其根也曰何以證據曰用佛語復謗佛其無德又如此之甚也妄認形氣識神指為靈性爭知正是生死之根乎長沙岑禪師偈曰一等修行不識真只為無端認識神無量刼来生死本癡兒喚作本來人繆人等認此

識神以為靈性所以愛於出神也有此妄計擅造經書以為能事部帙滋多傳之未學爭知愈傳愈失訛又生訛全是妄談渾無至理流之不返病在是矣其造經書無筭之多雖用佛經禪學之語爭奈不識佛經深旨不識禪機下落只能竊語不能竊道不免以精氣神為內丹煉爐火為外丹立名性命兼修圖形鬼怪瞞人自瞞相牽

沈滯也亦有稍負聰俊者遂造經書益其僞也昔唐簡州德山鑑禅師始習教部義學出羣此時推其爲義虎自謂精通佛法眼空四海不信禅宗有教外別傳之道吾到南方破除禅宗遂以所造金剛經疏鈔擔負出蜀行至澧州路上見一婆子賣餅遂息肩買餅點心婆指其擔曰這箇是甚麽文字山云金剛經疏鈔婆云我有一問

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山云汝但問来婆云金剛経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未審和尚點那箇心山不能答遂至龍潭信禪師處良久無人迎逆山云久慕龍潭及乎到来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於屏風裏答云子親到龍潭山亦無語遂棲止焉一夕侍立次潭云夜深何不下去山曰珍重便

出遽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山山擬接潭復吹滅山於此時大悟便禮拜自知平日所知總是心思意解識情而已明日将以一擔疏鈔縱火焚之自秉炬其略曰窮諸元辯若一毫置於太虚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海嗚呼不得妙悟者雖造經書五千餘卷只是識情計度如取螢火欲須彌終不能著繆人所造經書欲望德山

踮鈔又何嘗霄漢之隔復何言哉
宋相國張商英號無盡居士嘗親東林總禅師自謂有所得一夕宿兜率寺與住持悦禅師作話次率云相公於佛祖大教一一明得否公曰惟德山托鉢香嚴獨脚頌還有疑處率云於此有疑則未能悟道公所知者盡是心思意解且請安歇去公於室中坐卧不安偶觸枕子墮地擊聲悚然

有省亟趍方丈扣門宰云是誰公云商英也宰云作麽生公云捉得賊也宰云贓在甚麽處公亦不能答宰云且去明日相見公歸室中又得一箇省處明日宰云昨日公案頌来我看公乃頌云鼓寂鐘停托鉢回巖頭一劄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来宰云始知老僧不辜負汝也公云若不遇吾師幾乎誤賺平生矣感

恩無盡也。嗚呼。真叅實悟。方始到家。惡可凡情妄為也。

曰。坐脫立亡者。此理何如。曰。有實到者。有似到者。叅禪悟道。平生修持。得證道果。臨終坐脫立亡。此為實到者也。不曾悟道。雖有靜定之功。臨終亦能坐脫立亡。此為似到者也。先懶雲和尚曰。禪定猶雨也。智慧猶日也。常雨而無日。則爛壞萬物。常日而

無雨則焦壞萬物雨日迭施始克成就萬
物也斯言切當矣有定無慧者如有地而
無苗偏於下也有慧無定者如有苗而無
地偏於上也定慧等持者可以造道如地
有苗可以成其物也故云禪定智慧如車
二輪闕一不可禪定智慧隣於悟道之漸
也縛於此者又難悟也我答安雪心語稍
亦論之矣昔唐有僧常著紙衣故名紙衣

道者一日見曹山章禪師山云如何是紙衣下事僧云一裘纔掛體萬法悉皆如山云如何是紙衣下用僧乃立化而去山云只解恁麽去不解恁麽来僧乃復甦却問云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山云未是妙僧云如何是妙山云不借借僧於言下大悟再拜曰今日始是悟道也遂歸單位坐脫而已此是先似到然後實到者也石

霜諸禅師遷化後虔侍者謂師兄泰首座未會先師意泰即坐脫而去虔云坐脫立亡則不無要會先師意則未在汝能恁麼去還能恁麼来亦未許你在泰亦竟不能回長往而已此則似到而不到者也凡能不起妄念無所執著心常寂靜臨終便能坐脫立亡當知平日實得悟道始為大要或不悟道雖能坐脫立亡只在識神陰界

不出輪廻生死。未爲善也。僧習正法。尚爾之難。況錬術者。又何如哉。

曰。繆人僞造之篇。如此惡口。吾師之論。何以澹然。不甚嚴厲。曰。繆人若果是箇人物。所造之篇。若果有力。我即亦動干戈與之大戰。夫繆人者。莽漢耳。所造之篇。鄙於田歌牧唱。但惑愚人而已。稍知理者。不肯視之。視則汚其耳目。我故不動干戈。略言大

體之理自有達者開諭羣人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此之謂也余亦學仁義者安肯與莽漢同其行事耶曰繆人之術幸已知之道家立教等事悉顔聞之曰道家之事我以三教聖人教門之故皆已卷而懷之未嘗言也茲因繆人平地興波誣言惑衆以彼不仁起我分別故答汝問略言繆人之術也然亦不為私其怨也亦欲救

其知於彼術之不善棄之而學乎老關莊列之道也

曰謗佛法者其有罪乎其無罪乎曰萬般罪過惟謗佛法者最為極重夫佛法者超度三界萬靈之大法也粉骨碎身尚不能報佛恩之萬一況欲謗乎曰其罪報之狀乞師言之曰言則人所驚怖不可言也曰綱也苟不請問何由知之惜乎佛法来遲

老子素王不相會遇是故佛法不得老子素王發揮其道指諭後學也是以後學不識佛聖人超三界之大道輙恣其凡情互加誹謗自罹其咎可勝道哉可勝道哉曰吾師如是直言或有相忌者曲設巧計排陷吾師其禍忽至將如之何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昔者舜誅四凶天下服其公漢誅韓信天下哀其忠到伍

員於屬鏤擊晉鄙於魏甸放屈原於汨羅殺禰衡於楚國殺周顗於新亭殺岳飛於浙右周公辟於東都東坡繫於囹圄吾佛世尊受毒於竺國達磨大師受毒於洛中獅子尊者受戮於西竺肇法師受戮於秦中道法師貶於道州杲禅師貶於衡梅二地其公與私自有定論天下評之孰能過也千載之後其褒愈重其責愈嚴人心天

理也。肇法師臨刑說偈曰。四大元非有。五蘊本来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元沙備禪師曰。肇法師平生寐語。臨死亦寐語。余謂肇法師臨危不悚。可謂丈夫。備禪師痛劄一錐。勇於義也。道法師及乎歸来。不以去来之跡而介於懷。杲禪師歸来。亦不以去来之跡而介於懷。秉手正直。無愧於心也。文中子曰。天不為人惡寒而輟其寒

暑君子不為人之醜惡而輟其正直洪範曰平康正直此之謂也矧吾惟說晦庵繆人之不當不傷聖人之教法凡關乎三教教門之事雖大弊亦納而藏之非許露也但使三教聖人之道明之於世令人克進此道是吾仁義也吾何計於勝負乎任其私意較之吾無私也古之聖哲天縱其神是故道德明敏與天

地相符而無違也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凡發之於語言行之於事業垂於萬世而為師法後世學者或不以古聖人之教準而師之必陷於偏歧愈趨愈下莫之能返也欲師其教必先明其道以為中正之大本已而習之進之皆不失其正近之以立身行道孝弟忠信遠之以致君澤民

恢宏政化皆不悖於天地聖人之心矣佛老之徒各求先聖之道至於達其大本修身弘道共助國家無為之化斯為理之固然也三教聖人鮮不以道為教以善為勸分門而為三歸善而為一以跡而泥之者是不知其道也不知其道烏可妄意排之既力排之必欲滅其教也力排而不滅必係其道正大而不可拔也夫著書者發明

聖人之道而垂惠後學也胡為不然反藉其公而伸其私聖謂非聖道謂非道惟馳騁文章張其幻名而已豈不悖於天地乎豈不誤於後學乎漢牟子曰訕聖賢者不仁乎不中者不智不仁不智何以樹德德將不樹頑嚚之儔也論何容易乎袁宏漢紀略曰曰佛身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故能化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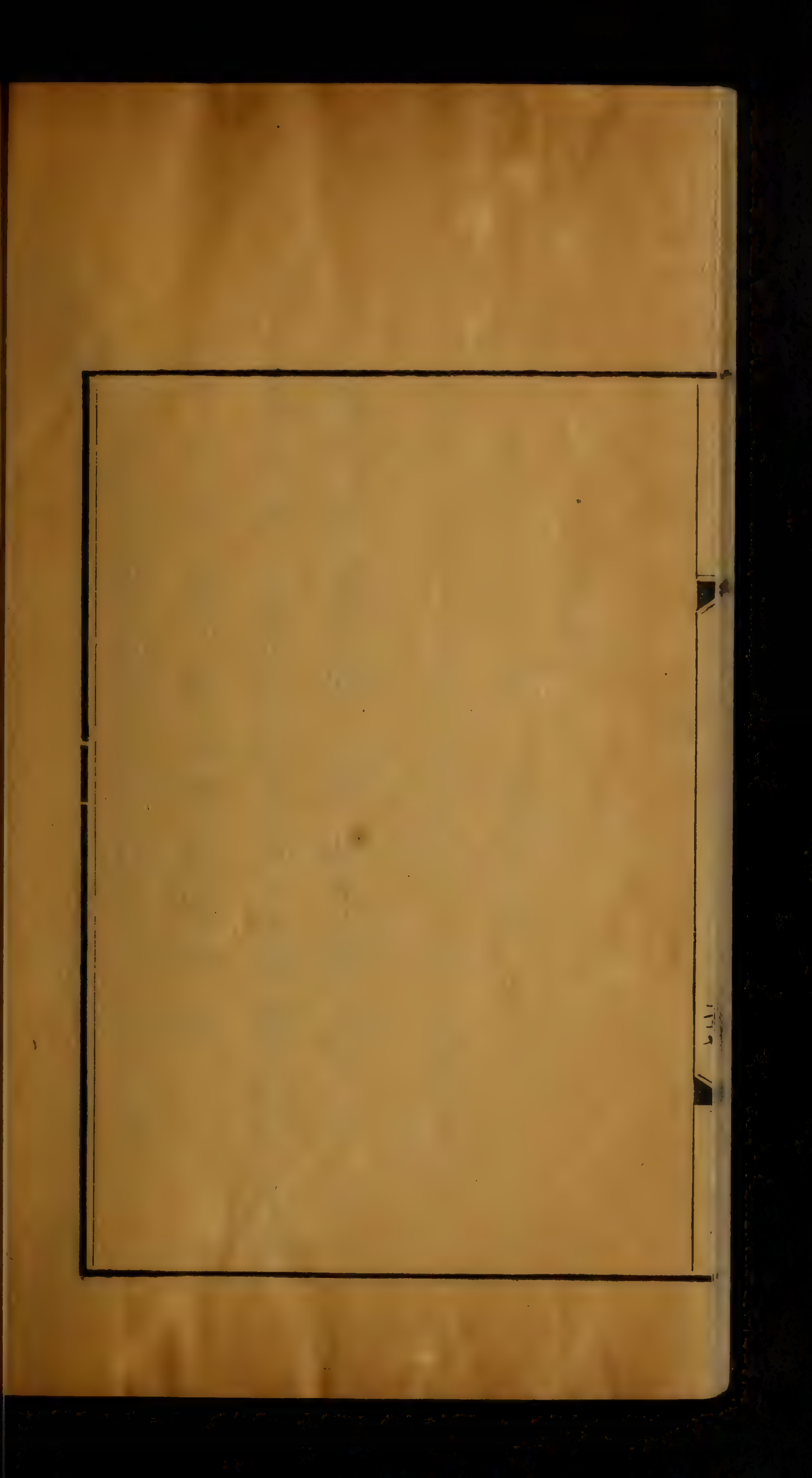
萬物而大濟羣生嗚呼自有佛法以來盡天下之人雖匹夫匹婦亦知佛法不特教人為善省其刑獄而能教人明佛性度生死之大法也豈非目擊耳聞某處某人叅禪坐化別衆而去某處某人念佛坐化別衆而去凡如是者若緇若素若男若女數數有之迭繼不斷大哉佛法大利於天下至於生死之際又如是之效驗也惜乎後

人任其已意曲排佛法沮人之善心無以資陰德豈小事耶吾不恐其生民罹此疑惑之咎故爲著明而已豈他言哉言也者以天之心正彼之心以天之理正彼之理豈循於私乎且夫孔老之教不爲排佛而後爲益不爲不排而後爲損其徒周濂溪陳希夷傾心於佛天下亦行其道何待排佛而後彰其名也吾佛之道雖排之亦無

損然亦不忍坐視其非而袖手緘口也余無學不善文固不足以言之輙以手面之間者據實言之也餘俟道充才備之士發而弘之若揭日月暴白於天下使不埋没吾佛世尊度人之大法庶合天地之心矣世人遭此迷惑陷於不義不聞佛聖人之至道逮有慢佛之過愆吾深切於此故為是言也應有明心達理公而無私者證於

吾之言也。
尚直尚理二編著畢偶成
直筆聊爲禦侮編。三家文獻證媸妍。侮辭
若滅吾書滅。理正無私不愧天。

尚理編終



此冊內尚有批駁未盡者。已批駁入於澄觀堂隨筆後集中。再摘録於此卷之末。

景隆言。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修。修得於种放。放得於陳摶。此其學之一師也。明說太極圖非濂溪所作。

朱子太極圖說註解云。潘清逸誌先生之墓。叙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為先生書首無疑也。又嘗讀朱內

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摶种放穆修而來。而五峯胡氏作序。又以為先生非止為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爾。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為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竊嘗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於人者。二公

葢未嘗見此誌而云云爾。按朱子考証之語。景隆何以言非濂溪所作也。

空谷景隆。以陳子經宋鑑。只收宋主崇奉道教。不收其尚佛。為抑佛而揚老。前後反覆言之。嘵嘵不已。殊屬顛倒悖謬。可惡之極。夫史冊所載。帝王之崇尚釋道。皆譏議其過失。無有稱讚其是者。歷代之尊崇佛老。不具論。只以宋代言之。宋真宗大中祥

符元年。春正月。有天書見於承天門。大赦改元。龍圖閣待制孫奭言於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

聖祖仁皇帝御批云。虛誕之說。欺人且不可。況假為書詞。以欺天乎。宋真宗之蔽惑。不待言也。○是年六月。得天書於泰山。羣臣上上帝尊號。○作玉清昭應宮。奉天書也。知制誥王曾、都虞候張旻。皆上疏諫。不聽。○五年。冬十月。帝言聖祖降于延恩殿。帝語輔臣曰。聖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

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後為唐時。復降生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為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座乘雲而去。○發明云。真宗以聖祖下降。宣諭羣臣。則其惑世誣民。莫此為甚。以萬乘之尊。而效虛無之說。怪誕不經。殊無愧恥。深可醜矣。遂使徽宗效尤。仍至覆國。惜哉。

○十一月以王旦當時之宰相也。兼玉清昭應宮使。

詔建康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以丁謂為奉迎使。奉安於玉清昭應宮。帝率百官郊謁。又詔刻天書於宮。以旦為刻玉使。王欽若與謂副之。○廣義云。真宗狂妄人也。既欺其天。又欺乎人。而又欺祖宗。則是閭閻走隸之不若也。夫閭閻走隸。尚知天人祖宗之不可慢。而況萬乘之君乎。綱目備書于冊。所以遺

真宗萬之臭也○年○是月作景靈宮奉聖祖也○發明云凡書作不宜作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真宗蔽固己深○無益以繼作○前書作玉清昭應宮○又書作會靈觀○此書作景靈宮○竭天下之財而不恤○斂天下之怨而不辭○嗚呼○節用愛民○為國首務○以有限之財○恣無窮之費○豈不深可惜哉○

○七年○

春正月○帝如亳州○謁老子于太清宮○先是詔親謁太清宮○命王旦兼大禮使○丁謂兼奉祀經度制置使○陳彭年副之○加號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孫奭上言○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為令德之主耶○帝曰○東封○祀汾○謁陵寢○享老子○非始于明皇○且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而非

之○作解疑論以示羣臣○是月奉天書發京師○遂作朝謁太清宮○丁謂獻白鹿一○芝九萬五千本○曲赦亳州及車駕所經○流以下罪○升亳州為集慶宮○賜酺三日○廣義云○孫奭言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為令德之主耶○帝曰○東封○祀汾○謁陵寢○亨老子○非始于明皇○且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而非之○觀此○則知真宗飾非以拒乎奭者○至矣○為奭者盍亦云○然則姑以東封一事言之○則始于秦皇也○今陛下專意東封○必欲取法于秦皇矣○秦皇抑豈令德之主哉○如此以告○不知真宗何辭以答奭乎○惟其不爾○此解疑妄論之所由作也○孟子曰○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又從為之辭○其真宗之謂歟○

○十一月○玉清昭應宮成○

聖祖仁皇帝御批云。宋真宗以天書之故。作此宮以奉之。勞民傷財。置於無用之地。復爲御容以侍天書。命大臣兼領宮使。何所取益。甚不可解。

宋徽宗政和三年。九月。賜方士王老志。號洞微先生。王仔昔。號通妙先生。○十二月。詔求道教僊經于天下。廣義云。綱目記其月而特書於册者。所以著徽宗用心不端而擇術之不正也。○四年。春正月。置道

階。發明云。嗚呼。徽宗崇尚虛無之心。至是極矣。拜官階級。國有常規。如文武官品。自一至九之類是也。然不過用賢之資耳。徽宗寵信方士。遂置道階。而有二十六級。二十六等之號。則其無知妄作。悖禮滅義之心。為可見焉。上則書求道教仙經。下書置道階。無一而非慕道之事。噫。苟以是心推之治國。則以何往而不善哉。大書以特書深譏之也。

○秋八月。新作延福宮成。

○六年。春正月。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先生。

○二月。作上清寶籙宮成。發明云。作。不宜作也。然宮殿書作。於是月成。於是月者。譏速費也。徽宗惑林靈素之言。立道學。作寶籙。兩月之間。二事並

舉。國家大政。費而不恤。勞民傷財。無時休息。自古繼世之君。未始不成於戒謹。而敗於逸豫也。○七年。春二月。帝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夏四月。道籙院上章。册帝為教主道君皇帝。○十二月。帝言天神降于坤寧殿。詔示百官。○宣和元年。春正月。詔更寺院為宮觀。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請於帝、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士。僧為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為宮。院為觀。改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尋詔德士。並許入道學。依道士之法。○發明云。此書詔更寺院為宮

觀。特有好惡偏私之異耳。非灼然明達不惑者也。

夫陳子經宋鑑。余雖未覩其書。覩明成化年所輯。通鑑綱目續編。宋主並無尚佛教之事。蓋綱目續編。有取於子經之宋鑑也。試覩余所摘録綱目中記載。真宗。徽宗。天書。道教等事。及史臣之論斷。贊揚之乎。抑譏議之乎。又覧傳燈録。五燈會元。鐔津文集。及僧人記載語録諸書中。雖載有明教

契嵩大覺懷璉等之事及太宗仁宗與僧人問答之語此不過政事之暇偶爾之舉初無害於國政非如梁武帝之溺於佛教紀綱廢弛之可比史冊又奚用記載乎此外並無尊奉佛教之事本無可載景隆何以因其不載而遽謂之抑佛耶若夫真宗之見聖祖于延恩殿較唐高宗之崇奉老子為尤甚蓋高宗雖非老子之後然而周

時。尚有老子李姓其人。真宗乃將杳無形影之人。冒認為伊祖。其欺人欺天。以欺其祖宗為何如哉。似此等記載。皆後之修史者。彰著其過。而譏議其非。使為後世之鑒戒也。何得謂之揚老乎。余深惡景隆之顛倒是非。雖前已曾批駁之。猶未暢然。今詳悉剖列。瞭然知其言之乖戾。不可聽也。

景隆言。佛法無權勢。在乎帝王臣宰之手。

欲抑之。欲扶之。猶握拳展掌而已。是何所見之大謬也。夫天下事。有難有易。不可槩以爲易也。若景隆所云。抑扶之權。総自我操。何其如斯之易乎。余間嘗披閱佛祖通載等書。周武帝除滅佛法。彼時有静靄法師。沙門惠遠等。羣争力辯。其言亦甚剴切詳明。唐時傅奕上疏。沙汰天下僧道。當時即有沙門法琳等。抗疏辯論。又作破邪論

等書以駡詈之而傳奕之說卒未能行況緇流散布天下為數甚衆而其中賢不肖不一若盡行除滅其賢者則遠避自修其次者則别覔生理其下者既無産業可倚焉知其不相聚而為亂乎何得謂之無權勢也余前曾有北魏太武周武帝唐武宗皆除滅佛法不數年而復大興以三朝帝主尚不能滅韓愈一刑部侍郎耳豈能滅

之乎之語。景隆乃謂抑佛法。猶握拳展掌而已。其不違世理。誠所謂聾瞽之說也。余前雖批駁。尚有未盡者。今再書於此。

顯親王識



